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戴東原集

(一)

戴震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戴東原集

(一)

戴震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戴東原集序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執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子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概具見。

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戴東原集目次

第一冊

卷一

河間獻王傳經考	一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二
尚書今文古文考	三
書顧命後	五
書鄭風後	五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六
書小雅後	七
詩標有梅解	七
詩生民解	十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十一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十二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十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十四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十五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十五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十七
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闕代系考	十八

卷二

明堂考	十九
三朝三門考	二十
匠人溝洫之法考	二十一
樂器考	二十二
記冕服	二十三
記皮弁服	二五
記爵弁服	二五
記朝服	二六
記玄端	二六

記深衣……………二七

記中衣楊衣襦褶之屬……………二八

記冕弁冠……………二九

記冠衰……………三十

記括髮免髻……………三二

記經帶……………三三

記纁藉……………三三

記捍決極……………三四

卷三

爾雅文字考序……………三五

爾雅注疏箋補序……………三六

與王內翰鳳喙書……………三六

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尙書蕙田……………三八

辨詩禮注軌軌軌軌四字……………四十

辨尙書考工記鍅錡二字……………四一

與盧侍講召弓書	四一
再與盧侍講書	四三
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四八
書小爾雅後	五一
六書論序	五二

卷四

答段若膺論韻	五三
書廣韻目錄後一	六三
書廣韻目錄後二	六五
書廣韻四江後	六七
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後	六八
顧氏音論跋	六九
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七一
書劉鑑切韻指南後	七二
轉語二十章序	七三

卷五

原象	七四
迎日推策記	七八
九道八行說	八二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一	八三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二	八四
記夏小正星象	八四
與丁升衢書	八五
再與丁升衢書	八六
續天文略序	八七

卷六

水經酈道元注序	八九
書水經注後	九十
答曹給事書	九一

應州續志序……………九五

記洞過水……………九七

第二册

卷七

句股割圓記上……………一

句股割圓記中……………二

句股割圓記下……………三

策算序……………五

刊九章算術序……………五

夏侯陽算經跋……………六

釋車……………七

贏旋車記……………七

自轉車記……………八

法象論	九
原善上	十一
原善中	十二
原善下	十三
原善序	十四
讀易繫辭論性	十四
讀孟子論性	十五
答彭進士九初書	十七
孟子字義疏證序	二五

卷九

與任孝廉幼植書	二六
答朱方伯書	二九
與是仲明論學書	二九
與姚孝廉姬傳書	三一
答鄭丈用牧書	三二

與某書……………三二
與方希原書……………三四

卷十

古經解鈎沈序……………三五
毛詩補傳序……………三六
詩比義述序……………三七
春秋究遺序……………三八
考工記圖後序……………三九
考工記圖後序……………四十
六書音均表序……………四十
方言疏證序……………四二
屈原賦目錄序……………四三
屈原賦九歌序……………四四
重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四四
孟子趙注跋……………四五

卷十一

序劍	四五
送右庶子畢君赴鞏秦階道序	四六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四七
沈學子文集序	四八
董愚亭詩序	四九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	五十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五一
族支譜序	五一
山陰義莊序	五三
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	五四
汪氏捐立學田碑	五五
鳳儀書院碑	五六
沂川王君祠碑	五七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	五七

鄭學齋記……………五八

卷十二

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五九

于清端傳……………六三

范忠貞傳……………六五

鄭之文傳……………六七

萬光祿傳後序……………六八

張義士傳……………六九

王廉士傳……………七十

養浩毛先生傳……………七十

光祿大夫工部尙書太子少傅裘文達公墓誌銘……………七一

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墓誌銘……………七三

例贈宣武大夫王公墓表……………七五

輯五王先生墓誌銘……………七六

鶴岑胡公墓誌銘……………七七

崑山諸君墓誌銘	七九
黃君武臣壙誌銘	八十
戴童子壙銘并序	八一
戴節婦家傳	八一
查氏七烈女墓誌銘	八三
附錄	
戴東原先生年譜	八四
經韻樓本覆校札記	一一八

戴東原集

卷一

河閒獻王傳經考刻石河閒府獻王祠左壁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僅臚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閒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也宣帝更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周官經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段玉裁案此迹字禮記正義作道迹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此今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昔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不可無左氏當景帝武帝之閒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閒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列獻王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古文禮

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卽本傳所列禮禮記。謂古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儀禮。又各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所得。顏芝本是書本傳不列。雖顏芝河閒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史稱獻王學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所得書。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孔冲遠曰。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賈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

出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尚書今文古文考

尚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尚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尚書。以入於祕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爲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劉鄭所記。可援以補史家之略。衛宏定古文尚書敘云。段玉裁案當作詔定古文官書。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事伏生受書。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竝見采錄。前此大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叢子。僞書不足據。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沖遠曰。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古文尚書之出

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案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案舊作肆命。今從宋板書正義。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適當其亡篇。故志塵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祕書。咸得見之。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旣亡。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尙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傳合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亡篇之序。列次其閒。爲四十六卷。以傳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聚斂羣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蹟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冲。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尙書。而非漢時祕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案馬鄭王所傳真古文。不得井井之考。此篇自狄設黼辰綴衣至末。踰年卽位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年卽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册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卽位。康王先受册命二也。適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册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年。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興答。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列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列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鄆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潁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列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閒濮上之音。引紉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閒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

也。如靡靡之樂，滌濫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桑間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間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之作，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梁虞翻、唐傅仁均及一行，竝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翻諸人傳會後，旣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峩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

失行。則必不可。以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縣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敵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曰。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亡其詞者六。故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不必無玁狁強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已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第次。定作詩時世也。

詩標有梅解丙戌

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年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豈化行之世。女宜有

此權邪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岐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爲期盡之法。據詩禮證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婚姻以時者也。諺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耳。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鬻，毀齒也，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鬻，十四然後其化成。盧辯注云：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爲婚姻之年，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墨子書曰：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數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婚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聘，故謂之奔。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

晏曰。吾不以妾爲期。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國語。句踐欲報吳。誓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限之使速婚。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中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遠。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爾雅曰。春日遲遲。采蘋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采蘋。夏小正繫之。二月而衛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同。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婚嫁之禮漸舉。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猶得合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貧不能婚嫁者。會計其年。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婚嫁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婚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婚嫁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夫婚姻不使之六禮備。則禮教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僻之罪繁。不計少長以爲之期。則過其盛壯之年。而失人倫之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既殺禮而不限以時月。則男女之訟必生。以是言之。周禮三十二十之期。及中春之令昭然矣。荒政之十曰多昏。則又不計其年。不限仲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卽過二十。亦未遽爲年衰。則知梅落。非喻年衰也。梅之落。蓋喻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喻待嫁者之先後畢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

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卽其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法之修明。咸知從令歟。

詩生民解

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閒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闕宮。魯何以作闕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詞。徒以傅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嚳。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閒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闕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

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詞。克也者。不負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不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禘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譽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妣。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詞涉禋祓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乙亥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氛。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

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無事於更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爲正。屬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考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曾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旣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台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合爲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覺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

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耳。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閒所存。已廬三十九篇。史繩祖謂大戴記雜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爲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爲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譏評也。王肅襲取爲冠頌。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阼。孔冲遠以師尙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冲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閔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日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閒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

篇題竝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尙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語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秩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寧。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乾隆丁丑孟夏月戴震記。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卽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而後改元卽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旣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年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旣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旣嗣爵者。而我不以爵書可乎。立子以正。君薨爲喪主。春秋卽正其爲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卽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未卽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卽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卽君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朔則書日。定公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表微。隱公繼故卽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莊公閔公僖公繼故之變文。則書卽位。繼故而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也。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旣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

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卽位。踰年也。既葬踰年不必論矣。雖既葬猶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未葬未踰年不必論矣。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年爲斷。不斷於葬未葬。有既葬未踰年而書爵者乎。宣十年書齊侯。秋季孫行父如齊聘新君。初卽位。成四年書鄭伯。既卽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所託。如傳言晉于是始墨之類。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年書爵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卽位。皆可議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踰年卽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年。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天下聞鄭世子忽。不聞鄭伯忽也。書世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而於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王是天下一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目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天王及諸侯國內稱公。皆下謂上之尊稱。謂之號。公侯伯子男五等謂之爵。君則上下之定分。先儒國內僭稱公之說非。春秋凡書王。詞從同。猶列國之書其國。先儒王不稱天之說非。以號乃曰天王。猶列國之書爵。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既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年。突歸于鄭。不以國氏。篡詞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其鄭之公子也。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國爲奪。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國。亦使之同於奪。子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

立子之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卽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卽位。穀梁氏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杜氏曰：雖不卽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卽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卽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卽君位，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卽君位於深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卽君位者，迨至視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卽君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卽位也。蓋繼弑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弑君不書卽位。史法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書而仍不沒其卽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宣書卽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寯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弑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不忍卽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何所快於行卽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弑哉。桓將不行卽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太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見曾子問。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旣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

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公啓之也。明乎嗣立卽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其盡矣乎。

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闕代系考

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王，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郃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郃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其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詞。毛詩云：遭夏人亂，追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

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郃北百餘里。郃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窋。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迫逐。自郃而遠窋。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郃故封。至公劉而復。郃在渭北。非得郃。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郃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卷二

明堂考

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實饋于个而退。杜注云。个。東四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劍脊之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

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堂西曰西夾室。有个。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弗壞。案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三朝三門考

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墠於路寢之西。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按宗廟社稷屬路寢言。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據。凡朝。君臣咸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所謂朝廷。說文云。廷。朝中也。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雪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歟。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

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羣人及玉藻之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士正其位。記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連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注云。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之門外庭。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法。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大僕正其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躐宮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宮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閒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

匠人溝洫之法考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閒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閒也。南畝而耕。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

畝而耕。畝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歟。賈疏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但據南畝者言之。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澮者。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澮者。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共治百丈。澮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乘。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遂命之。洫二澮七也。水強侵敗。隕高就下。治之難易。澮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澮。而爲法令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澮不治。井田所繇廢也。中原膏土。雨爲沮洳。水無所泄。暘爲枯塵。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樂器考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枝。一虞。其南鐘十六枝。一虞。其南鑄爲一虞。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其南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鼓又在鑄西。直西階之東。諸侯去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去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鑄。士縣於階閒。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虞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鼗。在頌。磬之西。賓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朔。鼗。應。鼗。鼗者小鼓。與

大鼓爲節魯鼓薛鼓之圖圓者擊鞀方者擊鼓後世不別設鞀以擊鼓側當之作堂下之樂先擊胡鞀應鞀應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鞀毛詩周頌作田鞀之言引也朔鞀在西置鼓北應鞀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嚮西方諸縣東嚮故也凡樂器歛者近堂擊者遠堂竽笙塤簫簫篪管倚於堂歛者執之以歛位當在階前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牘應雅三器祓樂用之賓醉而出奏祓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鄭康成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虞夏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夏擊拊擊字異音義同拊謂敵擊謂柷鳴球玉磬同謂石磬古人於石之美者多以玉名商頌特言依我磬聲猶夔之專言予擊石拊石說者謂別有玉磬而在堂上非也惟琴瑟聲輕宜從歌聲在堂上餘皆堂下之器搏拊拊搏倒文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應鞀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稊擊拊擊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鞀管乃作故曰令奏鼓鞀奏謂歛管也拊與柷敵皆宜在庭不得於堂上有之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下特言管乃及衆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者如此

記冕服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鄭氏曰宗彝謂虎雉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蓋虎彝雉彝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績各六衣用績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氏以爲績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爲

纁之次。周官經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日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尙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余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耳。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衮冕。見於此矣。衣之舉衮。猶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衮目之。大裘不言衮。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玉藻正義劉氏曰。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余以謂祭服自天子至於士。同羔裘與裘之裼衣。以玄。舊說曰。大裘之冕蓋無旒。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而以爲其服無章。失其傳也。記稱大裘不裼。其有裼衣而加裘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章。纁十有二旒。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纁九旒。謂之衮冕。冕服七章。纁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纁五旒。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纁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玄冕。無旒。周官經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冕纁之旒。不異。

也。凡諸侯受爵命於王，王賜之服，因得以如其命數自爲之。所謂裨冕，其以事受褻賜，則有褻衣，不過褻冕。覲禮侯氏裨冕，又天子袞冕負斧依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孫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案此所引出周官經司服注：非玉藻注：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余以謂王之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毳冕，小祭服希冕玄冕，享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享尸服有袞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宜得伸上服，然尸服有弁冕之殊者，亦不敢一服裨冕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褻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揜之，交裁如燕尾而後垂。

記皮弁服

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言，殆非也。玉藻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麕裘，狐白裘麕裘。鄭氏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其領緣采也。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裘蓋黼裘。故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朝服歟。

記爵弁服

周之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韎韐。韎韐。韎韐也。冕服亦韎。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帶。士弁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親迎。裨冕。歟。或曰。袍亦韎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袍紳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韎。故以相別異耳。檀弓記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紵衣。言雖非臨其喪。必爲之變也。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曰。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周官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如鄭君說。色取於韎。無明文。蓋傳合春秋傳言之。詩稱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左氏春秋。韎韐之不注。案詩六月正義。引雜問志云。韎韐之不注。不讀如幅。今成十六年傳作跗注。卽韎韐矣。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

記朝服

諸侯日視朝。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謂冠弁也。王服以田。燕養老亦如之。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韎。特牲饋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韎。經於士之朝服。言玄冠。士以冠異於大夫以上弁也。玉藻記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以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祛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言織之爲紉。施諸縫中者也。

記玄端

玄端。玄冠。士以爲祭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爵韎。奠摯見于君。又曰。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玉藻記曰。韎。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氏以爲玄端之韎。因而推次其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天子諸侯。冕服赤鳥。素積白鳥。玄端黑鳥。凡冕服皆鳥。大夫士爵弁。纁屨。素積。

白屨。玄端黑屨。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聽私朝。玄端。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裘。蓋羔裘。狐青裘。麕裘。士入廟宜羔裘。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歟。故玉藻記曰。君子狐青裘豹褻。玄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褻。絞衣以裼之。絞衣則非用之。皮弁服者。大蜡。皮弁素服。或絞衣。麕裘乎。喪用鹿裘。無祛。檀弓記曰。練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謂練而爲裘。視初喪。橫廣之。又長之。有祛飾。又可加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絞。絞。蒼黃色也。緇者。綺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緇可知也。士玄端若深衣。狐黃及雜裘。宜無不可用之。論語。黃衣狐裘。舊說。息田夫。黃衣黃冠而祭之裘也。詩。狐裘黃黃。玄端深衣之裘也。

記深衣

深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深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緇緣。鄭氏以爲如小功布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褻左右終幅。屬袂。終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八寸。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揜尺。袂之圍。四尺四寸。自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祛。圍二尺四寸。規。胡下。刻衣之幅。記曰。袂圓以應規。又曰。袂之高下。可以運肘。袂。胡下也。刻之。要中之圍。七尺二寸。所謂深衣三祛也。裳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

寸殺而上。如是者四。是爲深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曰續衽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袷。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緝。裳下緣謂之緝。與純袂廣各寸半。

記中衣楊衣襦褶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孫叔然曰。繡刺黼文以纏領。詩素衣朱襮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纁。凡襦褶之屬。其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裼衣。裼衣之外上衣。夏則絺綌之外上衣。近體禪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帛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鄭氏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凡袒裼者。左論語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無上衣曰袒。記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然則固有不服上衣而袒絺綌表裘者矣。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則有雖裘而不以衣裼之者矣。君子之於襲。蓋亦無嫌質略也。

記冕弁冠

王之冕。纁旒五采十有二就。諸侯三采九就。就皆有玉如其采。延前圓垂旒後方。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實六冕而曰五冕者。陳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亦以見服自十

二章至一章而六冕纁自十二旒至三旒而五其一冕無旒也。概舉諸侯。又申之曰纁旒皆就者。明九旒至於三旒。其就數九。公侯伯子男無降差同也。延有紐。自延左右垂筭貫之以爲固。紘以組。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筭。垂其餘。凡冕弁筭。有筭者紘。記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皮弁筭。爵弁筭。組紘纁纁。舊說以爲卿大夫冕弁之紘。蓋與士同。古之爲冠者。辟而縮縫。所以覆乎前後。謂之冠。其下圍髮際者。自前而後及項。有緇以結之。缺而不周。謂之缺。亦曰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纁。屬于缺。是也。鄭氏曰。隅爲四綴以固冠。謂上與冠爲固也。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大白冠。緇布冠。皆不韠。委武。玄縞而後韠。然則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也。是以惟緇布冠有之。後王之制。法大古冠以爲喪冠。而吉冠辟積無數。易之以衡縫。有冠卷而去缺項。冠卷謂之武。或謂之委纁。以組二屬於武。結頤下。旣纁飾以綏。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纁。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纁。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垂綏五寸。惰遊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屬武者。纁也。不言纁。以綏見之。故省其文也。凡吉冠內繹聯武。上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詩言會弁如星者也。無冠筭。而冕弁有筭。筭所以貫之於其左右。是以冠無之。凡無筭者。纁。周官經。六冕之下。韋弁。皮弁。冠弁。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筭。諸侯及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氏曰。冠弁委貌。又曰。或謂委貌爲玄冠。余以謂冠弁之名。則弁而非冠也。漢輿服志。言委貌。皮弁同制。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筭。委之有筭。其爲弁制明矣。然則委貌。玄冠異也。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玄冠。

與莊周書稱孔子冠枝木之冠。陳用之援以證章甫之邸木。猶皮弁之邸象。以是言之。有虞氏之皇。夏后氏之收。殷之皐。皆冕屬也。夏之牟。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皐。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也。周制。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士玄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不遺古初也。天子始加玄冠。用土服也。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言助祭於君者。孤希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其家祭則降焉。鄭氏謂爵弁而祭於己。惟孤耳。余以謂少牢饋食。大夫之祭也。主人朝服不言冠。其冠委貌。則委貌之爲弁。亦一證也。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玄。則士玄冠以祭之證也。周官經無爵弁。鄭氏謂爵弁制如冕。殆非也。陳用之曰。或曰爵弁卽韋弁耳。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斯言蓋近之。諸侯於其國祭服不降。君之禮也。大夫士不敢伸其服。臣之禮也。

記冠衰

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喪服斬衰凡二等。是其差也。冠六升。旣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小祥。受以功衰七升。漚布爲冠八升。所謂練冠也。齊衰四升。冠七升。其受也。衰七升。冠八升。練而受衰八升。冠九升。喪服降而疏衰者。凡二等。三年期有差。其所以爲冠衰也。蓋無差。齊衰五升。冠八升。其受也。衰八升。冠九升。齊衰六升。冠九升。無受。喪服疏衰之正。凡二等。是其差也。大功八升。冠十升。無受。喪服殯大功是也。大功九升。冠十一升。三月受以小功。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喪服大功之正也。小功之纁。四升有半。喪服謂之纁。衰冠八升。旣葬而除之。小功。冠衰十升。無受。喪服殯小功是也。小功。冠衰十一升。其卽葛也。因其故。衰喪

服小功之正也。閒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蓋合冠衰受，而舉其殺之等有如此。說禮者求之，立文所指而不得。於是別爲義服之目，斬衰合正服爲二，齊衰以下合降服正服爲三。按諸喪服，經無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臣爲君次之，子爲父之後，其後則又有父爲長子，妻爲夫之文，獨以爲三升有半，不與前後同。三升非禮意也。略舉一端，亦足以明矣。凡言衰者，以衰名衣也。其制綴於衣之外，當膺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闕其領際，謂之闕中，左右各四寸，辟領謂之適，廣四寸，合左右與闕中，凡尺有六寸，出於衰六寸，負版廣尺有八寸，出於適寸，衣自闕中而下，二尺有二寸，與袂等，屬袂終幅，祛尺二寸，衣帶下尺，所以掩裳上際也。左右衽後垂，同二尺有五寸，上正尺，燕尾尺五寸，所以掩裳之前後際者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異於吉服之裳者，幅三辟之，以爲要縫。喪服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是也。又曰：若齊裳內衰外，言緝之亦如其削幅矣。婦人之衰不殊，裳則無帶，下無垂衽，喪冠廣二寸，右辟三總，小功左辟，皆縮縫，鍛而弗灰，斬衰繩纓，齊衰以下布纓，總澡之。舊說以爲喪冠纓武共材，余以謂喪冠大古冠之遺也。蓋無武，其屬之冠以繩若布，自額而後交於項及耳，垂爲纓也。是之謂纓條屬冠前後出其下，反屈繹於外，故曰外繹。所謂厭冠者也。於男子冠，婦人則有笄，故喪服小記曰：箭笄終喪三年，齊衰惡笄以終喪，喪服記曰：惡笄有首以鬢，傳曰：惡笄者，櫛笄也。記又曰：子折笄首，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祥之祭，縞冠，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既祥而縞冠素紕，所謂素縞，詩稱庶見素冠者也。故玉藻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皇氏義疏爲之說曰：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

紕。紕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按之詩禮。或然矣。禫之祭。玄冠。既祭而織冠。凡主人未沒喪。則子雖除不純吉。故玉藻記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如皇氏說。則縞亦紕歟。

記括髮免髻

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去冠矣。二日。又去笄纚。於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已矣。故檀弓記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麻者。未爲布之名也。是以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言於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喪之免也。去冠者之所服也。故齊衰以下免。雖斬衰。既成服。不括髮。啓殯。至虞。卒哭。免。君弔。主人宜變。雖不當免時。必免。朋友皆在他邦。爲之主袒免。雜記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喪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此用免之可考者。其制不見於傳記。鄭氏曰。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又援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之文。而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幪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紕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更加麻於首。失其傳歟。婦人當男子括髮免。則髻。齊斬之髻。皆布總。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言髻一視括髮免之節。其有笄去笄。一視去冠之節也。鄭氏曰。去纚而紕曰髻。如今婦人露紕其象也。此蓋得之。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以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紕如著幪頭然。此亦由不解括髮之麻。所以代總。故又推之髻而失之。

記經帶

喪服斬衰直經。其大兩指。圍扼九寸。麻本自右交於左。而在下。五分其經。去一以爲齊衰之經。五分齊衰之經。去一以爲大功之經。其經也。皆纓經。惟中殤大功不纓經。五分大功之經。去一以爲小功之經。五分小功之經。去一以爲總麻之經。受服五分其麻經。去一以爲葛經。凡經帶之殺。五分其首經。去一以爲要經。要經者。帶也。齊大功牡麻經。皆有本。自左加於右之上。總小功牡麻斷本。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而糾之。殤之帶不糾垂。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然則長殤小功之帶澡麻。斷本。不糾垂也。閒傳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謂除喪者。先重者也。婦人之帶不散麻。不受以葛。故檀弓記曰。婦人不葛帶。男子又有絞帶。喪服傳曰。絞帶者。繩帶也。齊衰以下布帶。

記纁藉

纁之形制。各如其玉。上玄下纁。聘禮記曰。皆玄纁是也。蓋如冕上覆之玄表纁裏矣。鄭氏謂以韋衣。木經無明文。纁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下無所用采也。繫用五采。組爲之。無事則繫玉藏於積。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絢組纁藉之說。鄭注及諸家義疏。皆未明。以其施采謂之纁。以其承玉。故曰纁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纁也。束帛加璧。束帛加琮。則束帛爲之藉矣。故覲禮記云。奠圭于纁上。不云于藉上。聘禮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不云無纁。積以藏玉。纁以承玉。纁則授命。反命。皆執於君前。故爲之文飾。賈人啓積。取圭垂纁者。非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纁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

纁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己不爲儀也。使者受而垂纁於君前並見之。亦以爲儀。然纁與纁爲類。聘享皆不以纁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然則聘之襲也。其時去纁。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裼也。雖去纁。而有錦帛等爲之藉。是以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氏兼纁與束帛以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因經特著賓襲。上介不襲之文。故於上介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又纁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當襲於賈人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此明賤者皆無以裼爲敬之儀。是賤者皆襲。不必言裼襲也。又云。纁有組繫也。明垂者其組繫。後人誤會聘禮注。而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殆失之歟。

熊氏釋曲禮注。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已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語簡而得鄭意。孔冲遠雜列各說。反滋疑惑。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采一就。二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采。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采爲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二采再就。重之則四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聘禮記言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熊氏孔氏賈氏皆混就與等爲一。故徒滋疑惑。

記捍決極

凡射。左設鞬。捍。右施決。設極。捍也者。臂鞬也。捍。周禮繕人注作扞。鞬。釋文苦侯反。劉云。弣字之異者。捍謂之拾。拾謂之遂。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旣袒。乃設拾。故鄭氏曰。以韋爲

之。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決也者。引弦疆也。決字亦作決。又作決。詩刺童子佩鞶。毛傳以鞶爲決。內則記言。右佩玦捍。是其據證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鞶。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鄭氏謂決以韋爲之藉。然則決皆有韋藉。及組繫。歟。極也者。所以韜指於弦。令不契指也。禮朱極三。鄭氏曰。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士喪禮則續極二。

卷三

爾雅文字考序

古故訓之書。其傳者莫先於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於至道。劉歆班固論尙書古文經曰。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蓋士生三古後。時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視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遠。無以異。昔之婦孺。聞而輒曉者。更經學大師。轉相講授。而仍留疑義。則時爲之也。余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十年。是書舊注之散見者。六家。韃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鄭康成。案鄭氏無爾雅注。周禮大宗伯疏。誤引之耳。孫炎皆闕逸難。以輯綴。而世所傳郭注。復刪節不全。邢氏疏尤多疏漏。夫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以證爾雅。由是旁及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綜覈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故訓之原。庶幾可與於是學。余未之能也。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秩。爲題曰。若干卷爾雅文字考。亦聊以自課而已。若考訂得失。折衷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羣經傳記。靡所扞格。姑俟諸異日。

爾雅注疏箋補序

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然或義具爾雅而不得其經。殆爾雅之作。其時六經未殘闕歟。爲之旁摭百氏。下及漢代。凡載籍去古未遙者。咸資證實。亦勢所必至。曩閱莊周書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識。偶檢釋故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詞。至若言近而異趣。往往雖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思。釋言麻廕也。卽其義。豳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卽其義。小雅悠悠我里。釋故悝憂也。卽其義。說詩者不取爾雅也。外此轉寫譌舛。漢人傳注足爲據證。如釋言閱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傳小雅兄弟閱于牆。閱很也。鄭康成注曲禮很毋求勝很閱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又苛姸也。郭氏云煩苛者多嫉姸。康成注內則疾痛苛癢。苛疥也。義出爾雅。凡此遞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經之難明。爾雅亦不易讀矣。丙戌春。任君領從以所治爾雅示余。余讀而善之。今又越七載。任君官京師。猶孜孜是學不已。更出其定本。屬余撰序。夫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目故訓之學不足爲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傳合不謬。吾不敢知也。任君勤於治經。蓋深病夫後儒鑿空之說。岐惑學者。欲使本諸爾雅。以正故訓。故以是學先焉。書中考索精詳。辨據明哲。則讀其書者。固自知之。休寧戴震。

與王內翰鳳喈書乙亥

承示書堯典注。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列故訓。先徵爾雅。乃後廣搜漢儒之說。功勤而益鉅。誠學古之津涉也。昨僕偶舉篇首充字。引爾雅充充也。僕以爲此解不可無辨。欲就一字見考古之

難。則請終其說以明例。孔傳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冲遠正義曰。充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枕矧元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枕。孫作充。古黃反。用是言之。充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於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然如充字。雖不解靡不曉者。解之爲充。轉致學者疑。蔡仲默書集傳。充顯也。似比近可通古說。必遠舉充之解何歟。雖孔傳出魏晉間人手。以僕觀此字。據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詞之法。非魏晉間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後人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光之訓充。茲類實繁。余獨以謂病在後人不能徧觀盡識。輕疑前古不知而作也。自有書契已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隸。字畫俛仰。寔失本真。爾雅枕字。六經不見。說文枕。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傳曰。被四表。格上下。殆失古文屬詞意歟。橫。轉寫爲枕。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霽。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述古之難。如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六書廢棄。經學荒謬。二千年以至今。足下思奮乎二千年之後。好古洞其原。諒不廛市古爲也。僕情僻識狹。以謂信古而愚。愈於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爲株守。例以充之一字。疑古者在茲。信古者亦在茲。漫設繁言以獻。震再拜。

下丑仲秋。錢太史曉徵爲余舉一證曰。後漢書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語。檢之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也。姚孝廉姬傳。又爲余舉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舉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尤顯確。又舉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盜四表。橫被無窮。洪榜案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梳車之梳。是漢人橫梳通用甚明。段玉裁案李善注魏都賦。引東京賦。惠風橫被。今本東京賦作惠風廣被。後人妄改也。

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尙書蕙田癸未

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然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而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義。則外此音義引伸。咸六書之假借。其例或義由聲出。如胡字。惟詩狼跋其胡。與考工記戈胡戟胡。用本義。至於永受胡福義同。降爾遐福。則因胡遐一聲之轉。而胡亦從遐爲遠。胡不萬年。遐不眉壽。又因胡遐何一聲之轉。而胡遐皆從爲何。又如詩中曰寧莫之知。曰胡寧忍予。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寧俾我遜。曰胡寧癘我。以早寧字之義。傳詩者失之。以轉語之法。類推寧之言乃也。凡故訓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或聲同義別。如蜥易之易。借爲變易之易。象犀之象。借爲象形之象。或聲義各別。如戶關之關。爲關弓之關。燕燕之燕。爲燕國之燕。六書假借之法。舉例可推。若夫譌舛相承。如詩山有樞。字本作樞。烏侯反。刺楡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其或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而傳寫致譌。溷淆莫辨。如詩月出篇。勞心慘兮。與照燎紹爲韻。而釋文七感反。正月篇。憂心慘慘。與沼樂炤虐爲韻。抑篇。我心慘慘。與昭樂藐教虐耄爲韻。及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或慘慘

畏咎釋文反音竝同。不知皆燥字之譌也。燥采老切。愁不安也。白華篇。念子燥燥。此一處幸而未譌。釋文亦加以七感反之音。是直不辨燥慘之爲二字矣。陳風歌以訊之。與萃爲韻。小雅莫肯用訊。與退遂瘁退爲韻。而釋文以音信爲正。不知皆諄字之譌也。諄告訊問。諄音粹。訊音信。廣韻二十一震訊字下云。問也。告也。不知告之義。屬諄不屬訊。入六至。不入二十一震也。釋文於爾雅旣作諄告也。引沈音粹。郭音碎。幸而未譌矣。又云本作訊。音信。是直不辨諄訊之爲二字。今爾雅注疏本諄字。亦與詩同譌。而王逸注楚辭。引詩諄予不願。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爾雅。諄告也。廣韻六至諄字下。引詩歌以諄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詞。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慙。恩譌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覈。考工記。搏埴之工。鄭注云。搏之言拍也。張

參五經文字。拍音搏。劉熙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則搏當音博。不音團。而釋文列團博兩音。且團音在前。是直不辨搏博之爲二字。他如底底痕痕實寔惱畜之屬。相習。潤滑。不可勝數。又有本無其字。因譌而成字。如爾雅之鼃鼃。鼃力竹反。从尪得聲。譌而爲鼃。遂讀起據反。方言之鍊鏘。郭璞音束。曹憲於廣雅音諫。集韻據郭忠恕佩觿之臆說。於一東增鍊字。引方言。則鍊譌而爲鍊。遂與東同音。有字雖不譌。本無其音。譌而成音。如詩有瀾濟盈。有鷺雉鳴。鷺從唯得聲。與瀾爲句中韻。下復舉濟盈雉鳴。亦句中韻。舊音鷺以水反。見釋文。水譌作小。遂有以小反之音。廣韻於是收入三十小改。小作沼。併其所由致譌。幾不可考。漢書地里志。汝南郡銅陽。孟康曰。銅音紂。紅反。銅从同得聲。紂紅反之音是也。廣韻集韻皆收入四十四。有與紂同音。豈不見紅反二字。而以爲音紂歟。故訓音聲。自漢已

來莫之能考也。久無怪乎釋經論字茫然失據。此則字書韻書所宜審慎不苟也。雖舊韻相承其中顯然譌謬者宜從訂正。

辨詩禮注軌軌軛四字

詩邶風。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毛氏故訓傳。由軌以上爲軌。經典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宜音犯。震謂音犯則字當作軌。以韻考之不合。疑漢時軌軌二字。或譌溷莫辨。如今俗書軌字。車旁丸作軌。實不成字。毛君讀此詩。豈聲從軌而義從軌。誤併二字爲一歟。周禮大馭右祭兩軛。祭軌。明北監本注疏。周禮譌作軌。禮記少儀所引同。惟詩疏所引不誤。鄭注曰。故書軛爲軛。軛爲軌。誤作範。杜子春云。軛當爲軛。軛謂兩轄也。軌誤作軛。釋文同。詩疏引作範。當爲軌。誤作範。詩疏所引不誤。軛謂車軾前也。軾前誤作前軾。考疏內及詩疏所引皆不誤。或讀軛爲簪筭之筭。震謂軛讀如筭是也。杜君改爲軛。與轄內之軛二名溷淆。非也。以轄釋轂端之軛。亦非也。後代字書併軛字無之。考工記。軛人。軛誤作軌。注並同。詩疏所引不誤。前十尺。鄭注曰。謂軛軌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軛謂式前也。書或作軛。詩疏所引誤作軌。下並同。釋文不誤。玄謂軛是軛法也。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詩疏所引誤作軛。注同。范鄭注曰。周禮大御。祭兩軛。祭軌。誤作軌。詩疏所引不誤。乃飲軌與軛於車。同謂轄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詩匏有苦葉。釋文辨別之曰。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古音居酉反。軌。注疏本釋文。誤作軛。車式前也。從車。凡聲。注疏本釋文。誤作九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軛。通志堂本誤作軛。注疏本不誤也。相亂。故具論之。孔冲遠於此。亦曰。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軌誤作軛。當大馭之軛。故竝其文而解其義。不

謂三月朝也。下案云：注職字疑衍，是疑參與三月。嫌文或別有意也。然古人立文，絕無有如此者。在內則爲三月之末擇日，以子見於父，此見之南郊，亦三月時事。正文當作有司，夙端冕。注文當作夙，夙謂三月朝也。明嘉靖癸巳，袁氏依宋本重刊之，大戴禮記齊皆作夙，後人不識古字，遂譌作參，而夙字不可通。於下加興字，魏書李彪傳引此作有司，齊肅端冕，無興字，其竄誤無疑。注乃併夙字，譌作職字形，轉寫之。膠前改正者皆是也。凡例末一條云：又有雖俗字，而其來已久，魏晉六朝皆用之，如準之作准，殺之作煞，陳之作陣，景之作影，亦皆不改。震之愚竊以爲，景與影，今異字異音，古通用。景，葛洪始加三作影，義有可通，無妨後人滋益。准字，雖魏書有云：欲知其名，淮水不足，非避寇萊公諱。呂忱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見佩觿。忱晉人，是此時俗字，然許叔重在漢時，作說文解字序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怪舊執而善野言，則魏書之稱淮水不足，設許氏見之，必且譏爲野言者也。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改。何況魏晉六朝，此書中仍有未盡俗謬者。準准，殺煞，陳陣，參差互見，宜使之畫一，以免學者滋惑。震愚昧徑行改易，其存疑未敢改者，夏小正初歲祭未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之也，細釋文義，正月所繫之事，他處不言初歲，至此獨言初歲，故解之曰暢，乃終一歲所用之於祭，而用之自是始，惟其爲終一歲之所用，故曰初歲，以見終歲皆用之，譌作其曰初云爾，已不可通。又移就下言，是月句失其倫次，緹稿下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爾雅疏連引此文，本繫此處無疑。朱子移置篇題之下，以是爲解小正二字，究無所發明。古人必不用此贅文以解篇題，合綜前後，何以謂之凡兩見，以四字

爲句。前雉震响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中間用何以謂之設問。中之曰。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此云小正以著名也。乃申上緹先見者也。又與後文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之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可參觀名者命之也。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曰縹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縹。著卽動而後著之著。謹陳鄙見。惟有道正之。

再與盧侍講書辛巳

去冬刻就屈原賦注。屬舍弟印送。諒已呈覽。尙有誤字。其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干事後。因窮處多繁雜。未及訂定。茲略舉大致。以乞教正。主言篇。則正亦不勞矣。正當作政。百步而堵。堵疑晦之。譌千步而井。不可通。千步疑方里之譌。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篇內主字。竝王字之譌。惟此處。各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微。哀公問於孔子篇。然後言其喪葬。別本多作喪。算義長。禮察篇。倍死忘生之禮。禮當作徒。字形之譌。夏小正篇。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响者。鳴也。震者。鼓其翼。殆後人因雉震响之言而改之。以就先震後响歟。初歲祭未止。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未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歲再見爾爾上。當有云字。脫在蓋記時也。下而不食於母也。當從別本。於作其者。董菜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菜作采。與上大舍采也。字正一例。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譌舛。突穴取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作突。王逸注楚辭。突夏云。突複室也。洪興祖補注云。突深也。隱暗處。蓋突廈猶言深廈。此突穴指燕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謂字或譌作與。或譌作爲。不勝舉。因與字又

誤衍取字。故言摯云。各本無言字。通解載此文。止作摯云。於古人文體尤合。之離而生之當作以。字形之譌。穴也者言墊也。各本無穴也者三字。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八字應屬小正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齋人不從。保傅篇。罔舉之禮。魏書李彪傳。引此文作罔舉以禮。及下齊肅端冕可證。參夙興之譌。尚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案當作古文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文字非衍。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古今尚書說。古尚書說。是其證。言人性本雖無善。通解載此注。作本或有所不能。似朱子所改。使諫擊之以自聞也。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叟。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後也。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前當作所。字形之譌。強猶強也。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暑而渴。宋元本渴竝作喝。通解載此文作喝。注之云。喝。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宴室邦室於宴寢也。通解載此注。作宴室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竝作郊。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以七月就宴。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當作太師。注同。衝在中。身在傍。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衝身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此截注衝牙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皇氏說。亦分衝牙爲二。與此注同。納於衝璜之間。通解之間。上有衝牙二字。坐不邊蹕。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任子之時。任卽妊。上云孕子之禮。孕亦當作任。敬白虎通。敬當作故。欲左欲右。當重左右字。以其前爲慎於人也。前亦當作所。慎當作順。而置屍於北堂。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在此。鄒衍樂毅以齊至。當作自齊魏至。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二字。以魏齊至之亦脫誤。考外傳作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

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依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脫地字。曾子立事篇。朝忿忘身。詞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恩唯可復。當作無不可復。不唱流言。唱當作倡。謂時事須殺也。殺當作繁。字形之譌。忿怒而爲惡。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舛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自執而輕於善。輕當作誣。字形之譌。本孝篇。痹當作痺。謂三者之孝。三當作王。制言上曰友之也。曰當作曾。字形脫誤。制言中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墮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以役其身。役當作歿。前立事篇可據證。疾病篇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天圓篇。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溫煖如陽。陽當作湯。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武王踐祚篇。於百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蓋十譌作于。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雖夜解怠。怠當作息。解謂釋帶也。屢履之銘。當作履履。履不名履。履之言踐也。論慎履。屢當作履。勞與富。勞當作福。福當同音。正文作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衛將軍文子篇。言下國信蒙其富。富當作福。云先生者猶難之。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言偃。魯人也。魯字疑吳之譌。言未至者未及也。當作言未至未及者。晉侯也。當作晉侯彪也。祁奚。祁午也。當作祁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當作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五帝德篇。黃帝黼黻衣。帝字衍。知民之急。袁氏本急作慧。義當作隱。帝繫篇。及象產敖。禮記疏引此文。作及產象敖。敖字之衍久矣。史記卷章。此譌爲老童。王逸注楚辭。作老童。什祖。各本什多作付。與史記作附沮合。史記穴熊疵。越章王。此譌穴爲內。疵爲疵。越爲戚。章昭注。

國語不知楚之別封有越。而誤謂句踐芊姓。失之也。鄭語曰。芊姓夔越。王符潛夫論亦曰。或封於夔。或封於越。皆楚之越章耳。楚自粥熊九世至熊渠。此於內熊下有九世。至于渠婁。繇出自九字。蓋當云其裔孫粥熊。自粥熊九世。至於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昆吾者衛氏也。已下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聲之譌也。次妃陳隆氏。別本作陳鋒。與史記合。勸學篇殆教亡身。亡字當從荀子作忘。痹下當作庫下。必出量當作以。注量子張問入官篇。恆言無害也。恆當作猶。詳爲陋矣。詳卽伴。陋當作漏。聲之譌。別本矣。作失。漏失遺忘也。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也。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爲日。又脫臣字。今云惑視聽。今云當作令。不盛德篇。君臣之義失。別本義作位。與禮記本文合。以慎天法。慎當作順。正朝之位。朝下脫儀字。千乘篇。執事政也。政當作正。故年穀不成。不當作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爲不。文王官人篇。以觀其不寧。當從逸周書作不荒。如臨人以色。如當從逸周書作好。其貌固嘔。篇內嘔字。并嫗之譌。執之以物而邀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卽設之譌。邀數義同爲速。速決宜連文。驚之脫誤爲敬之。不學而性辨。逸周書不作文。當作不紊。始妒誣者也。逸周書作始誣者也。始卽妒之譌。此文與注并衍一始字。因譌致衍。如保傅篇。學禮曰一段。而譌作如。如又譌作始。各本遂作而始。凡順之爲慎。而之爲如。謂之爲與。爲爲政。與正之錯互。類皆方音溷同致舛。不得云古字通。以數語中二字錯施。彼此交易。正可決古人用字不宜如是滋惑。雖改正之可也。察其慝。慝當作陰。袁氏本作應。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爲慝。人有多隱其情。有字衍。推前惡忠。據注惡疑特之譌。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自順而不讓。據注順疑執字譌耳。及其所不知正也。正字

疑衍爲先偏習之。當作謂先偏習之。書內爲當作謂者不具列。有道而自順。有當從逸周書作假。以見佚氣自然。佚當作俠。驕厲以爲勇。當從逸周書作矯厲。注同。內恐外悴。當從逸周書作外誇。敬再其說。敬再當從逸周書作亟稱。陰陰竊謂求諸人也。次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諸人也。逸周書曰。有守者也。此脫誤爲日守也。諸侯遷廟篇。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房西房也。西字。別本或作曰。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諸侯遷廟篇。拭帨。帨當作挽。用兵篇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當作或云。或字脫誤在諸侯下。羸暴於天下。羸當作羸。雖諸夏能相養。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譌舛耳。與斗應相直。應疑杓字之譌。或深聲誤爲鄒也。深當作陬。周禮大師職曰。師當作史。頒告朔於邦國也。脫告字。別本多脫朔字。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此周所伏四海。伏當作服。下同。此朝明堂時來者數國也。當作國數。少閒篇同名。食曰同等。別本食作位。義長。緣近小治。治當作始。又不能備問也。問當作聞。其人迅走若鹿。逸周書曰。發人廩廩者。若鹿迅走。謂北發之人。貢似鹿獸耳。渠搜貢虛犬。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鬪犬。鬪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如繁者。者當作諸。言職其並興。職當作識。如以觀聞也。當作而以聞觀也。別本或譌作閒觀。穀亦如之。穀當作民。大及小人畜穀。小字衍。疆糞未虧。不可通。糞當作藪。朝事篇。諸臣之五等之命。命上脫之字。衍十八字。及大客之義。義當作儀。以成邦國之貳。當從周禮作以除邦國之慝。致會當作致禮。投壺篇。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算。公冠篇。其徑五寸。徑當作頸。肩博二寸。肩下脫革帶二字。諸侯之服。服上脫朝字。娶婦下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併下一舉樂可也。袁氏本亦作可。本命篇。人資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違焉。資始

二字似後人所改。八者維剛也。剛當作綱。以治之也。治上脫一字。故經成見星。袁氏本經作經。易本命篇。易說卦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氣之始。下脫也字。所以苟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言亦有生而生之也。有生當作有本。日月屬於天。日字衍。屬當作虧。字形之譌。今春又得一本。崑刻正文前亦有韓元吉鄭元祐二序。雖非善本。有數處頗可據。主言篇。雖有國焉作國馬。不必借證於王肅所私定之家語矣。哀公問五義篇。其心不買。作不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於心色也。義可互訂。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之忠信也。惟自勵於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於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己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譌。子張問入官篇。統統塞耳。統作紘。取證於漢書東方朔傳。紘充耳。紘即紘之別字耳。段玉裁案。李善注東京賦。及答客難。皆引大戴禮。難續塞耳。注內云。紘。莊子作紘。亦譌。謹錄如上一二致確處。私心頗怡樂也。伏待垂擇。不無有可附於閣下前所訂數十條末者。茲敝友程君亦田。名瑤田。上年秋闈後。同震到揚。今復往。特取道江陰。願樞謁大君子。其人少攻詞章之學。詩古文詞。皆有法度。書法尤絕倫。直造古人境地。年來有志治經。所得甚多。與震往還十餘載。行日勵。學日進。而境日困。今遭重喪。不得已外出。情可悲也。其讀書沈愼。覈訂。比類推綴。震遜其密。想閣下所樂取其長。而進其未逮者也。

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說文所載九千餘文。當小學廢失之後。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即爾雅亦多不足據。姑以釋故言之。如台睽

賈昇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予。賈昇卜訓賜予之予。不得錯見一句中。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考之。說文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卽詞助。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閒。言爲詞助。見於詩易多矣。豫射厭也。郭氏注云。詩曰。服之無射。豫未詳。豫蓋當訓厭足。厭飫之厭。射訓厭倦。厭憎之厭。此皆掇拾之病。其解釋詩書。緣詞生訓。非字義之本然者。不一而足。然今所有傳注。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檣榆白粉。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檣。榆白曰粉。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之粉云。粉白榆也。本毛詩於唐山有蘆云。榆白粉也。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若說文視爾雅毛詩固最後。沿本處多。要亦各有師承。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繇帶已上爲厲。說文砮字又作灑。省用厲。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砮。詩之意以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若淺水則褰衣而過。尙不濡衣。酈道元水經注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衛詩淇梁淇厲并舉。厲尙梁之屬也。就茲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觸類推求。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可據者。有失傳傳會者。說文於字體字訓。罅漏不免。其論六書。則不失師承。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諸聲所言各乖異失倫。說文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轉注考老字。後人不解。裴務齊切韻。猥云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戴仲達周伯琦之書。雖正老字屬會意。考字屬諧聲。而不能不承用左迴右轉爲轉注。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等。象形之變轉者。

嘗之。徐鉉徐鍇鄭樵之書。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𠂔於𠂔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省。注明之。又如犬走貌爲彘。爾雅扶搖謂之彘。於彘之本訓。轉其義。颺則偏旁加風。注明之。此以諧聲中聲義兩近者當轉注。不特一類分爲二類甚難。且校義之遠近。必多穿鑿。王介甫字說。強以意解加之諧聲字。陸佃埤雅中時撫之。使按之理義不悖。如程子朱子論中心爲忠。如心爲恕。猶失六書本法。歧惑學者。今區分諧聲一類爲轉注。勢必強求其義之近似。況古字多假借。後人始增偏旁。其得盡證之。使自爲類乎。楊桓又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是曰轉注。新說之謬易見。而莫謬於蕭楚張有諸人轉聲爲轉注之說。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說文於假借舉令長字。乃移而屬轉注。古今音讀莫考。如好惡之惡。今讀去聲。古人有讀入聲者。美惡之惡。今讀入聲。古人有讀去聲者。宋魏文靖論觀卦云。今轉注之說。則象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已前。安知不爲一音乎。據此言之。轉聲已不易定。轉注假借何以辨。今讀先生手教曰。本義外。展轉引伸爲他義。或變音。或不變音。皆爲轉注。其無義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則爲假借。又曰。字之本義。亦有不可曉者。震之疑。不在本義之不可曉。而在展轉引伸爲他義。有遠有近。有似遠。義實相因。有近而義不相因。有絕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強言其義。區分假借一類而兩之。殆無異區分諧聲一類而兩之也。六書之諧聲假借。并出於聲。諧聲以類附聲。而更成字。假借之依聲託事。不更制字。或同聲。或轉聲。或聲義相倚而俱近。或聲近而義絕遠。諧聲具是數者。假借亦具是數者。後世求轉注之說。不得併破壞諧聲假借。此震之所甚惑也。說文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从老省。𠂔聲。其解字體。一會意。一諧聲。甚明。而引之於序。以實其所論轉注。不宜自相矛盾。是故別有說。

也。使許氏說不可用，亦必得其說，然後駁正之。何二千年間紛紛立說者衆，而以猥云左迴右轉者之謬，悠目爲許氏可乎哉？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別俗異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大致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閒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旣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印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立法歸於易簡，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存諸心十餘載，因聞教未達，遂縱言之。

書小爾雅後

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也。如云鵠中者謂之正，則正鵠之分，未之考矣。四尺謂之仞，則築宮仞有三尺，不爲一丈而爲及肩之牆矣。澮深二仞，無異澮深八尺矣。其解釋字義，不勝枝數，以爲之駁正。故漢世大儒，不取以說經。獨王肅、杜預及東晉枚瓚，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傳，頗涉乎此。廣量曰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春秋傳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文。釜二有半謂之斝，本聘

禮記十六斗曰籩。籩二有半謂之缶。此句無本。缶二謂之鍾。所謂陳氏新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者。齊舊量蓋先王之制。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陳氏從而詭更之。釜登一區則八斗。區登一豆則二斗。豆登一升則五升。而鍾實八斛。茲用舊量之豆區釜。用新量之鍾。兩法雜施。顯相刺謬。廣衡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皆於古無本。倍舉曰銑。賈景伯所稱俗儒以銑重六兩是也。不稽古訓。故目之曰俗儒云爾。張揖作廣雅。於釋器曰。鍾十曰甗。庾十曰乘。乘十曰筥。甗庾二文錯見。并當爲籩。而改區十曰籩。斯協於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乘矣。鍾十之云謬也。此十六斗之乘量名也。劉禾盈手謂之乘。乘猶把也。字同義別。聘禮記曰。四乘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乘爲一秬。然則乘十當改乘四。又不當蒙籩十曰乘。相亂其撥拾之病。與小爾雅同。或曰小爾雅者。後人采王肅杜預之說爲之也。時乾隆己卯秋。東原氏記。

六書論序

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岐以異端。後世道闕。小學不修。古文絕於嬴氏。佐隸起於獄吏。漢興蓋百年。始徵小學之士。令說文字。未央廷中。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及賈侍中修理舊文。而許叔重從受古學。撰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已後。今考經史所載。漢時之言六書也。說岐而三。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解。一見班孟堅藝文志。其一則叔重說文解字序。頗能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綱領之正宜從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作本始。謂諧聲最

爲淺末者。後唐徐鍇之疏也。以指事爲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張有之謬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會。則諸其聲者。諸家之紛紊也。謂轉聲爲轉注者。起於最後。於古無稽。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年矣。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綱領旣違。譌謬日滋。故考自漢已來。迄於近代。各存其說。駁別得失。爲六書論三卷。凡所不載。智者依類推之。以拾遺補。將有取乎此也。時乾隆乙丑孟冬戴震撰。

卷四

答段若膺論韻丙申

陸德明於邶風南字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顧氏取其說。江慎修先生見於覃至凡八韻字。實有古音改讀入侵者。元寒至仙七韻字。實有古音改讀入真者。音韻卽至諧。故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析而二。自信剖別入微。在此大著。更析真臻先與諄文般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且悟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遂以此斷古無平仄通押。去入通押。書中自信剖別入微。亦在古音韻至諧之云。然僕謂古人以音韻從其意言。帝舜歌喜起熙。二上一平音節自佳。若并讀平聲。喜起轉嫌於積韻。夫音韻之諧。密近而成節。奏爲諧。稍遠而成節。奏亦諧。遠而隔礙。爲不諧。字異音同。或積相似之音。亦不諧。癸巳春。僕在浙東。據廣韻分爲七類。侵已下九韻。皆收唇音。其入聲古今無異說。又方之諸韻。聲氣最斂。詞家謂之閉口音。在廣韻雖屬有入之韻。而其無入諸韻。無與之配。仍居後爲一類。其前昔無入者。今皆得其入。

聲兩兩相配。以入聲爲相配之樞紐。眞已下十四韻。皆收舌齒音。脂微齊皆灰。亦收舌齒音。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鐸屑薛。合爲一類。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皆收鼻音。支佳之哈。蕭宵肴豪尤侯幽。亦收鼻音。入聲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登之哈。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尤侯幽屋沃燭覺爲一類。陽唐蕭宵肴豪藥爲一類。庚耕清青支佳陌麥昔錫爲一類。弓馮熊雄夢騰等字。由蒸登轉。東尤郵牛丘裘緌謀等字。由之哈轉。尤服伏轄福郁或牧晦穆等字。由職德轉。屋而東冬轉爲江。尤侯轉爲蕭屋。燭韻字轉爲覺。陽唐轉爲庚。及藥韻字轉。陌麥昔錫音之流變無定方。而可以推其相配者有如是。歌戈麻皆收喉音。魚虞模亦收喉音。入聲鐸合爲一類。以七類之平上去分十三部。及入聲七部。得二十部。陸德明所謂古人韻緩者。仍有取焉。大著內第一部之哈。第十五部脂微齊皆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說至精確。舉三部入聲。論其分用之故。尤得之。其餘論異平同入。或得或失。蒸之職。登哈德一類。如陘山之轉。登能由哈轉。登等由海轉等。及疑從疑之屬。書內舉得來爲登來。螟蟻爲螟騰。證陸韻以職德配蒸登。非無見。因謂蒸登與之哈同入。此說是也。陸氏惟此類所分之韻。多寡適同。餘則或此分而彼合。蓋陸氏未知音聲洪細。如陰陽表裏之相配。是以參差不均。眞諄臻分爲三。脂合爲一。質術櫛亦分爲三。文殷分爲二。微合爲一。物迄亦分爲二。元廢月魂痕分爲二。灰合爲一。沒亦合爲一。寒桓分爲二。泰合爲一。曷末亦分爲二。刪皆點山夬鐸先齊屑仙祭薛一類。如寅由眞轉。脂揮暉鞏由文轉。微旂圻沂由殷轉。微西由先轉。齊洗洒由銑轉。齊獮由旨轉。獮浼由銑轉。賄救由魂轉。灰竄由泰轉。換及吻从勿。讞讞从獻之屬。書內言第十三部諄文欣魂痕。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與第十五部同入是也。而遺第十二部眞臻先。則於

脂韻字以質櫛爲入者。及齊以屑爲入。有未察矣。眞已下分三部。脂微諸韻與相配者僅一部。又言第十一部庚耕清青與第十二部同入。殊失其倫。第十一部乃與第十六部同入。庚清青分爲三。支合爲一。陌昔錫亦分爲三。耕佳麥一類。如擲從鄭。幘填從冥。亦可證陸韻以陌麥昔錫配庚耕清青非無見。書內言第十七部歌戈麻與十六部支佳同入。第十部陽唐與第五部魚虞模同入。皆失倫。蓋陌麥昔錫爲庚耕清青及支佳之入。今音字也。其古音字與鐸通者。陌韻之陌莫伯白。圻宅澤赫客格索柞啞。繞綰綰。劇戟逆。號獲等字。麥韻之獲。愬等字。昔韻之昔烏席夕。釋弈射。釋尺赤斥。撫炙石碩碧等字。錫韻之欸。誅等字。是爲歌戈麻及魚虞模之入。麻韻半由歌戈流變。半由魚虞模流變。如箇由暮轉。箇古音華。讀如敷。轉而爲。再轉而爲今音。及若媿惹作啞。咋樓等字。皆鐸之類。平上去聲見於麻馬箇。馮數韻。同類互轉也。陸氏所分有入聲及無入聲之韻。截然不同。惟歌戈麻與有入者同。與無入者異。陸氏溷同藥鐸爲一。故失其入聲。不知覺藥一類。鐸又一類。鐸韻之樓。藥鐸鑿鶴。煖等字。當別出歸於藥。而屋韻之煖。灑。翳等字。沃韻之沃。鬻。樓等字。陌韻之翟。搦等字。麥韻之覈。字。錫韻之的。趨。轆。溺。激等字。古音皆與覺藥爲一類。覺韻之朔。斯。籍等字。藥韻之若。著。略。螭。郤。臙。碯。研。縛。矍。護等字。當別出歸於鐸。一爲陽唐之入。一爲歌戈麻之入。不可溷也。陽唐與蕭宵肴豪相配。歌戈麻與魚虞模相配。大著六蒸登。七侵鹽添。八覃談咸銜嚴凡。九東冬鍾江。十陽唐。十一庚耕清青。十二眞臻先。十三諄文欣魂痕。十四元寒桓刪山仙。凡九部。舊皆有入聲。以金石音喻之。猶擊金成聲也。一之哈。二蕭宵肴豪。三尤幽。四侯。五魚虞模。十五脂微齊皆灰。十六支佳。十七歌戈麻。凡八部。舊皆無入聲。前七部以金石音喻之。猶擊石成聲也。惟第十七部歌戈。與有入者近。

麻與無入者近。舊遂失其入聲。於是入聲藥鐸。溷淆不分。僕審其音有入者。如氣之陽。如物之雄。如衣之表。無入者。如氣之陰。如物之雌。如衣之裏。又平上去三聲。近乎氣之陽。物之雄。衣之表。入聲近乎氣之陰。物之雌。衣之裏。故有入之入。與無入之去近。從此得其陰陽雌雄表裏之相配。而侵已下九韻。獨無配。則以其爲閉口音。面配之者。更微不成聲也。顧氏分古音十部。入聲僅分爲四部。侵已下如舊。餘則以配其無入之韻。其第五部。雖誤以尤幽合於蕭宵肴豪。而分一屋之半。二沃之半。四覺之半。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蕭宵肴豪之入者。獨得之。其第三部。雖誤轉侯。以合於魚虞模。又誤以一屋之半。二沃之半。三燭四覺之半。爲魚虞模之入。而不知此乃尤侯幽之入也。其以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陌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爲魚虞模之入者。亦得之。其第二部。雖溷淆不分。從而分之。以五質六術七櫛八物九迄。爲脂微齊灰之入。十月十一沒十二曷十三末十四黠十五鐸十六屑十七薛。爲皆祭泰夫廢之入。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支佳之入。二十四職二十五德。一屋之半。爲之咍之入。此四者之平上去。昔人溷淆不分。而入聲有分。顧氏因其平上去不分。并入聲亦合之。然顧氏列眞至仙爲第四部。庚之半。及耕清青爲第八部。蒸登爲第九部。苟知相配之說。昔人以入聲隸於四部者。非無見。則知入聲當分爲四。知入聲可隸於彼。又可隸於此。必無平上去分而入不分。入分而平上去不分。則彼分爲四。此亦當分爲四。今書內舉入聲以論三部之分。實發昔人所未發。然昔人以職德隸蒸登。今以隸之咍。而明其同入於彼此相配得矣。昔人以陌麥昔錫隸庚耕清青。今以隸支佳。而譏昔人於音理未審。則於彼此相配。未有見故耳。昔人以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鐸屑薛隸眞諄臻文殷

弄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今獨質櫛屑仍其舊。餘以隸脂微齊皆灰。而謂諄文至山仙同入。是諄文至山仙與脂微齊皆灰相配亦得矣。特彼分二部。此僅一部分。分合未常。又六術韻字不足配脂。合質櫛與術始足相配。其平聲亦合真臻諄始足相配。屑配齊者也。其平聲則先齊相配。今不能別出六脂韻字。配真臻質櫛者。合齊配先屑爲一部。且別出脂韻字。配諄術者。合微配文殷物迄。灰配魂痕沒爲一部。廢配元月泰配寒桓曷末。皆配刪黠。夫配山鎋。祭配仙薛爲一部。而以質櫛屑隸舊有入之韻。餘乃隸舊無入之韻。或分或合。或隸彼。或隸此。尙宜詳審。第九第十第十一。此三部之次。觀江從東冬流變。庚從陽唐流變。得其序矣。東韻字有從蒸登流變者。而列爲第六部。隔越七八兩部。尤從之哈流變。蕭從尤幽流變。而以蕭宵肴豪處之。哈後尤幽侯前。未知音聲相配故耳。支佳韻字。雖有從歌戈流變者。虞韻字。雖有從侯幽流變者。皆屬旁轉。不必以例正轉。其正轉之法有三。一爲轉而不出其類。脂轉皆之轉。哈支轉佳是也。一爲相配互轉。真文魂先轉脂微灰齊。換轉泰哈海轉登等。侯轉東。厚轉講。模轉歌是也。一爲聯貫遞轉。蒸登轉東之哈轉尤。職德轉屋。東冬轉江。尤幽轉蕭。屋燭轉覺。陽唐轉庚。藥轉錫。真轉先。侵轉覃是也。以正轉知其相配及次序。而不以旁轉惑之。以正轉之同入相配。定其分合。而不徒恃古人用韻爲證。僕之所見如此。蓋援古以證其合。易明也。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古人用韻之文。傳者希矣。或偶用此數字。或偶用彼數字。似彼此不相涉。未足斷其截然爲二爲三也。况據其不相涉者分之。其又有相涉者。則不得不歸之合韻。是合韻適以通吾說之窮。故曰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江先生分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爲二。今又分真已下爲三分。尤幽與侯爲二。而脂微齊皆灰不分爲三。東冬鍾不分爲二。諄文至山仙

雖分而同入不分。尤幽侯雖分而同入不分。試以聲位之洪細言之。眞之箇與文之雲本無以別。猶脂之帷與微之韋本無以別也。侯之鈎謳與尤之鳩憂雖洪細不同矣。猶東之公翁與鍾之恭雍洪細不同也。他如模之孤烏與魚之居於痕之根恩與殷之斤殷魂之昆溫與文之君煜於分切豪之高熈於刀切與宵之驕天其洪細皆然而據三百篇山有樞首章樞榆婁驅榆二章栲杻埽考保南山有臺五章枸柾者後四章栲杻壽茂謂侯與尤幽不相雜載馳之驅侯則謂其不連悠漕憂爲一韻生民之揄蹂叟浮械樸之樞趣角弓之裕瘞則謂爲合韻僕謂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爲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斷爲合韻今書內列十七部僕之意第三第四當并第十二第十三亦當并惟第七第八及第十四江先生力辨其當分僕曩者亦以爲然故江先生撰古韻標準時曾代爲舉艱鰥二字辨論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採用之後以眞至先皆收舌齒音侵至凡皆收唇音其各分爲二也不過在侈斂之間遂主陸氏古人韻緩爲斷上年於永樂大典內得宋淳熙初楊俊韻譜校正一過其書亦卽呼等之說於舊有入者不改舊無入者悉以入隸之與江先生四聲切韻表合僕已年定聲韻考別十九鐸不與覺藥通者又分覺藥陌麥昔錫之通鐸者爲歌戈之入謂江先生以曷爲歌之入未爲戈之入者應改正楊氏雖不能辯別藥鐸之異而以藥鐸配陽唐配蕭宵肴豪又以鐸配歌僕因究韻之呼等一東內一等字與二冬無別六脂內三等字與八微無別十七眞內二等字與十九臻無別十七眞十八諄內三等合口呼與二十文三韻皆無別眞韻內三等開口呼與二十一般無別二十七刪與二十八山無別二仙內四等字與一先無別四宵內四等字與三

蕭無別。十二庚內二等字。與十三耕無別。十二庚十四清內三等開口呼。兩韻無別。清韻內四等字。與十五青無別。十八尤內四等字。與二十幽無別。二十二覃。與二十三談無別。二十四鹽內四等字。與二十五添無別。鹽韻內三等字。與二十八嚴。二十九凡。三韻皆無別。二十六咸。與二十七銜無別。其餘呼等同者。音必無別。蓋定韻時。有意求其密。用意太過。強生輕重。其讀一東內一等字。必稍重。讀二冬內字。必稍輕。觀東德紅切。冬都宗切。洪細自見。然人之語言。音聲。或此方讀其字。洪大。彼方讀其字。微細。或共一方。而此人讀之。洪大。易一人讀之。又微細。或一人語言。此時言之。洪大。移時而言之。微細。強生重輕。定爲音切。不足憑也。唐國子祭酒李涪撰刊誤論。陸法言切韻一條。有云。上聲爲去。去聲爲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爲兩韻。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爲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爲切。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爲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爲切。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涪去法言未遠。已讀東冬如一。中終如一。譏其妄別矣。又今人語言。矢口而出。作去聲者。廣韻多在上聲。作上聲者。廣韻多在去聲。李涪又云。余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輕重。以符古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是今人語言。與廣韻上去互異者。非後代始流變。在唐人已語言與韻書互異矣。韻書既出。視爲約定俗成。然如東冬中終之妄別。不必強爲之詞也。僕已年分七類爲二十部者。上年以呼等考之。眞至仙。侵至凡。同呼而具四等者。二脂微齊皆灰。及祭泰夫廢。亦同呼而具四等者。二仍分眞。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爲二。而脂微諸韻。與之配者。亦各爲二。其配元寒至山仙者。周南芣苢二章。掇摛召南草蟲二章。蕨懨說甘棠首章。伐芟二章。敗憇三章。拜說野有死麕三章。脫輓吠。擗擊鼓四章。闕說五章。闕活。匏有苦葉首章。厲揭泉水三章。牽邁衛害。二子乘舟二章。

逝害。衛碩人四章活潑發揚擊搗。伯兮首章搗桀。有狐二章厲帶。王君子于役二章月佶桀括渴。采芻首章葛月。三章艾歲。鄭子衿三章達闕月。齊東方之日二章月闐闐發。甫田二章桀怛。魏十畝之閒二章外泄逝。唐蟋蟀二章逝邁外蹶。陳東門之枌三章逝邁。東門之楊二章肺皙。檜匪風首章發傷怛。曹蜉蝣三章閱雪說。候人首章設芾。豳七月首章發烈褐歲。小雅采芣二章烈渴。庭燎三章芟晰噦。正月八章厲滅威。此章第二句結字非韻。乃四句見韻之例。小旻五章艾敗。蓼莪五章烈發害。大東七章舌揭。四月三章烈發害。鴛鴦三章秣艾。車牽首章牽逝渴括。苑柳二章惕瘵邁。都人士二章撮髮說。四章厲蠶邁。白華五章外邁。大雅文王二章世世。縣八章拔兌駝喙。皇矣二章翳榭。三章拔兌。此章拔兌一韻。對季一韻。下重季字及友字不入韻。生民二章月達害。七章輶烈歲。民勞四章惕泄厲敗。大板二章蹶泄。蕩八章搗害撥。世抑六章舌逝。烝民三章舌外發。瞻印首章厲瘵。此章及後二章。皆四句見韻。次句惠字非韻。下四句疾。屆一韻。收瘵一韻。二章奪說。召旻六章竭竭害。周頌載芣活達傑。魯頌泮水首章莢噦。大邁。闕宮五章大艾歲害。商頌長發二章撥達遠越發烈。截六章旆。此字誤。荀子引此詩作載發。說文引作載拔發。拔皆於韻合。鉞烈曷藥達截伐桀。已上分出以配元寒桓刪山仙之別於真諱臻文殷魂。僕初定七類者。上年改爲九類。以九類分二十五部。若入聲附而不列。則十六部。阿第一。烏第二。聖第三。此三部皆收喉音。膺第四。噫第五。億第六。翁第七。謳第八。屋第九。央第十。天第十一。約第十二。嬰第十三。娃第十四。厄第十五。此十二部皆收鼻音。殷第十六。衣第十七。乙第十八。安第十九。霽第二十。遇第二十一。此六部皆收舌齒音。音第二十二。邑第二十三。醜第二十四。黠第二十五。此四部皆收唇音。收喉音者。其音引喉。收鼻音者。

其音引喉穿鼻。收舌齒音者。其音舒舌而衝齒。收唇音者。其音斂唇。以此爲次。似幾於自然。鄭庠古音辨。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顧氏古音表。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增多四部。江先生古韻標準。更析真元而二。宵侯而二。侵談而二。故多於顧氏三部。今析支脂之祭而四。故又多三部入聲。顧氏僅分屋質藥緝四部。江君析質月錫職而四。析緝盍而二。故增多四部。今更析藥鐸而二。顧氏鐸并屋後而藥鐸有分。江君適未省照也。顧以屋質藥緝。隸魚支宵侵。江以屋質月藥錫職緝盍。隸東真元陽耕蒸侵談。又以屋隸侯質月錫職隸支藥隸魚緝盍隸侵談。而廣韻歌戈麻。取其所分月之屬曷末。及藥之屬陌昔隸之。蓋江君未知音聲相配。故分合猶未當。知皆有入聲。而未知歌戈本與舊有入之韻近。因引喉而不激揚。昔人遂以其所定無入之韻例之。凡音聲皆起於喉。故有以歌韻爲聲音之元者。其同於舊有入之韻。不同於舊無入之韻明矣。江君亦未明於音聲相配。此雖僕所獨得。而非敢穿鑿也。僕以爲考古宜心平。凡論一事。勿以人之見蔽我。勿以我之見自蔽。嘗恐求之太過。強生區別。故寧用陸德明古人韻緩之說。後以殷衣乙及音邑五部字數過多。推之等韻他部。皆止於四等。此獨得四等者二。故增安靄遏及醜蹠五部。至若殷乙及謳更析之。則呼等不全。於三百篇。以合韻之說通。其窮者必多。凡五方之音不同。古猶今也。故有合韻。必轉其讀。彼此不同。乃爲合韻。如載馳之濟闕。抑之疾戾。此不必改讀而自諧者也。闕屬六至。濟屬十二。霽在去聲本一類。卽讀入聲。如五質之秘脂旨至質。真軫震質相配。共入亦無不諧。疾屬質韻。戾屬霽韻亦然。特以質櫛屑。專隸真臻先。使真臻先不與譚文殷魂庾通。以脂微齊皆灰。與譚文至山仙共入。不與真臻先共入。而濟戾二字。便將脂微齊皆灰。及術物迄沒諸韻字牽連。而至割之不斷矣。揄

趣苟驅附奏垢裕之互相牽連亦然。顧氏於古音有草勑之功。江君與足下皆因而加密。顧改侯從虞。江改虞從侯。此江優於顧處。顧藥鐸有別而江不分。此顧優於江處。其鄭爲六。顧爲十。江爲十三。江補顧之不逮。用心亦勤矣。此其得者。宜引顧江之說。述而不作。至支脂之有別。此足下卓識。可以千古矣。僕更分祭秦夫廢。及月曷末。黠鐸薛。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之。就敍者。願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參酌焉。

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繫。則亦必傳之絕作也。

詩經韻分若干部表。羣經韻分若干部表。合併爲古韻。分若干部表。每部作四條。曰詩經韻。曰羣經韻。曰古本音。曰古合韻。似省兩閱。亦免羣經韻內字有列於古本音。古合韻兩條者。雖在兩處。

詩中上下句相閒爲節奏者。以下句韻爲正。上句本可不用韻。故多假借近似之音。十月之交。四章。士宰史氏。桑柔。三章。資疑維階。四章。愆辰東瘠。五章。嗔恤熱淑。雜用氏疑熱相近之音。及東淑至遠之音。此等乃相閒成節奏。非用韻之正。俱不以爲韻亦可。

六月首章。飭服熾急。國鹽鐵論引我用是戒。戒備也。義優於急。不特於韻得也。熾字亦不當略之。月出三章。正月十一章。抑十一章。此三處慘字。皆懔之譌。懔。愁不安也。慘。毒也。以義考之。亦作懔爲得。今於月出作慘。以爲合韻。於正月略之。抑作懔。應合考。

匏有苦葉。二章。應是軌字。軌。車轍也。謂道路中車行之轍迹。濟雖盈於道路。兩不相涉。故云不濡軌。與雉

鳴求其牡意相對不必泥於車前軌也。毛傳不可從。既曰濟盈則必濡軌。車不可行水中矣。引起下句之意。不知所屬。雉鳴求其牡。譏求非其牡者耳。援前侯以證前軌。而讀軌如阜。太迂曲。段玉裁案軌非車轍之專名。毛詩傳本作由軌以下爲軌。是以車之高下言之。高誘注淮南覽冥云。兩輪之間爲軌。是以車之廣狹言之。禮記車同軌。當兼高下廣狹兩說。毛傳以下誤作以上。唐人遂妄改軌字爲軌。合韻讀如車之說。今已改。附正於此。

小旻三章。古韻標準以厭集爲韻。似得之。

女曰雞鳴三章。贈字。江先生謂貽字。譌爲贈。不必以改字爲嫌。而讀來如凌也。

痕釋文作疵。都禮反。則此字非唐人避諱所改明矣。然不必非瘖字之譌也。

詩中第四句。始用韻者甚多。如生民首章民姬。江漢五章卣字之類。不必以爲合韻。

縣首章。陟漆穴室爲韻。節奏自合。蓋縣縣瓜陟一句。其意已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詩中用韻。使語止而有餘音。此類甚多。今以陟生爲韻。穴室爲韻。反遺漆字。似未允。

正月十二章。鄰云。慙乃真文。般不可分之證。非合韻。

賓之初筵。首章第三句。始用韻。三章第四句。始用韻。三章之第一句。承首章起句發端。偶與下韻同耳。秩字。恭字。不必以爲合韻。

載芟篇。載穫濟濟一句。其意已足。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故積字非韻。

書廣韻目錄後一

切韻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別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所謂聲類異同者。就二百六韻之次第考之。亦不遠東冬鍾一類也。劉鑑切韻指南。別之爲通攝。江則古音同東冬一類。今音同陽唐一類。切韻指南江攝。支脂之微一類也。切韻指南止攝。魚虞模一類也。切韻指南遇攝。齊佳皆灰哈一類也。切韻指南蟹攝。古人有韻之文。支脂齊佳兩類通用。齊韻與支韻。幾若無別。考其呼等竝同者。支韻爲費雌斯。在齊韻爲齋妻犀。自有區分。而五方語言。齊韻字往往張口出之。比支韻之微。斂唇吻固殊。佳皆哈三韻。古今音尤舛侈不同。如釐來古通作一字。今來字必轉其讀。方合於古。其爲二類截然。在古音猶江之於東冬鍾麻之於歌戈魚虞。實合爲一類。真譚臻殷文魂庾一類也。切韻指南臻攝。元寒桓刪山先仙一類也。切韻指南山攝。唐宋韻譜次第。元在魂庾之前。或因文殷元同爲三等。魂庾寒桓同爲一等。以等列之同相附近。而未辨於其類。在三百篇用元韻字。必與寒桓一類通。而絕不通魂庾。用魂韻字。必與真譚一類通。而絕不通元。魂韻字。未見詩。二百六韻之譜。次第雖疏。部分不淆。唐人奏合而用之者。詳議未審。遂致自唐已來。用韻戾於三百篇。論古者莫之或覺也。蕭宵肴豪一類也。切韻指南效攝。歌戈一類也。切韻指南果攝。麻一類也。古音半同歌戈一類。半同魚虞一類。切韻指南假攝。陽唐一類也。切韻指南宕攝。庚耕清青一類也。切韻指南梗攝。蒸登一類也。切韻指南曾攝。尤侯幽一類也。切韻指南流攝。侵一類也。切韻指南深攝。覃談鹽添咸銜殿凡一類也。切韻指南咸攝。凡十有六攝。今音蓋十五類。古音十三類。上去入統乎此。音之流變有古今。而聲類大限無古今。鄭樵通志。內外轉圖。覃已後八韻。移唐陽之前。蒸登移侵之後。於十五類不相謬。顏元孫千祿字書。覃談在陽之前。蒸登在鹽之後。吳棫韻補。勑立古通某韻。及古轉聲。

入某韻之注。今人韻目下所注古通轉本之鄭庠古音辨分六部。明顧炎武音學五書考證古音分爲十部。按之聲類俱疏舛未爲得也。

書廣韻目錄後二

隋陸法言定切韻五卷。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宋景德中重修。增多萬四千三十六字。自隋仁壽元年辛酉。距宋景德四年丁未。四百七年。明年中祥符元年戊申。敕改名大宋重修廣韻法言書。今不傳。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蓋二百六韻。實法言舊目。廣韻上聲二腫。鍾字下云。此是冬字上聲。蓋昔人論韻。審其洪細。爲一二三四等列。如平聲二冬。十一模。十五灰。二十三魂。二十六桓。全韻皆一等。合口呼。十六咍。二十四瘡。二十五寒。六豪。七歌。二十二覃。二十三談。全韻皆一等。開口呼。十九臻。五肴。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全韻皆二等。開口呼。二十文。全韻皆三等。合口呼。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全韻皆三等。開口呼。三蕭。二十四幽。二十五添。全韻皆四等。開口呼。上去入大致準此。餘韻或主辨等。兼合口呼。開口呼。爲一韻。如十一唐。十七登。及十四泰。一等。四江。十三佳。十四皆。二十七刪。二十八山。十三耕。及十七夬。二等。八微。十二齊。二十二元。三等。一先。十五青。四等。竝兼合口呼。開口呼。上去入準此。或因字少。不煩別出。則兼數等爲一韻。鍾韻兼三等。四等。腫韻之三等。四等字。爲鍾之上聲。惟鍾韻二字屬一等。爲冬之上聲。以字少。不別立部目。又臻櫛二韻。無上去聲字者。其上去聲字。在隱焮二韻內。臻韻櫛韻竝二等。欣韻迄韻竝三等。惟上聲隱韻去聲焮韻兼二等三等。其二等。麟。虬等字。卽臻櫛二韻之上也。亦以字少。不別立部目。然則欣隱焮迄。宜改文吻問物之前。而眞與謹。臻欣通。軫與準。隱通。震與稇。焮通。質與術。櫛

迄通。斯於四聲無所舛戾。不當如宋人之改文與欣通。吻與隱通。問與焮通。物與迄通。使欣隱焮迄相隔絕。此唐宋韻所可詳議者。顧炎武音論曰。唐時二十一。般。宋時避宣祖廟諱。改般爲欣。雖云獨用。而字少韻窄。無獨用成篇者。往往於真韻中間一用之。如杜甫崔氏東山艸堂詩。用芹字。獨孤及送韋明府答李潞州二詩。用勤字是也。然絕無通文者。而二十文獨用。則又絕無通般者。合爲一韻。始自景祐。去聲。問焮亦然。惟上聲。今本目錄十八。吻下注云。隱同用。其卷中十八。吻十九。隱。又各自爲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友人富平李子德因篤。以爲目錄誤。又考唐人如李白寄韋六孫遜登會稽山。杜甫贈鄭十八賁詩。皆以隱韻字同軫準用。其不與吻同用明矣。顧君於般隱二韻。辨之甚詳。後有吳下張刻宋本廣韻。文注欣同用。吻注隱同用。曹刻宋本廣韻同。皆景祐禮部韻略頒行後塗改之本。非廣韻舊注也。張刻曹刻。注文完善。別有注文刪整者。余曾見大小二本。及顧氏刻。惟顧刻去聲隊。注代廢同用。餘皆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卽顧氏音論中列廣韻韻目。亦與各本注同。而所刻獨違異。此正宋人改併之一。顧氏考唐宋韻譜異同。遺而未舉。蓋其疏忽處也。曹刻入聲目錄。物注與迄通。而卷內各注獨用。與各本注同。上去聲末六韻。各本改從禮部韻略集韻。而於注仍改之未盡。小本注文刪整者。上聲琰。注與忝同用。無儼字。目錄下注。忝儼同用。曹刻去聲。儼雖移陷鑑之前。而鑑注。榛同用。儼注。梵同用。陷注。鑑同用。猶屬舊注。未改目錄。鑑第五十五。注。榛儼同用。儼第五十七。注。鑑同用。鑑第五十九。注。梵同用。蓋舊次陷第五十七。是以有鑑同用之注。儼第五十九。是以有梵同用之注。景祐後塗改陷鑑儼三字。而注未改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曠五十三。檻五十四。儼。可證廣韻舊次去聲。亦同禮部韻略集韻矣。宋初徐楚金說文解

字韻譜。今人以李燾說文解字五音譜爲徐氏書。非也。序稱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後序稱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竝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殆無遺矣。是書在廣韻前。上聲賺作湛。而洪第五十二。檻第五十三。儼第五十四。去聲釅作醃。注云俗作醃。非。而陷第五十七。鑑第五十八。醃第五十九。尤足證唐人舊次如是。紀學士曉嵐曰。惟徐氏此書。及明嘉靖閒朱氏石金石韻府。皆於下平聲二仙內。分出三宣。豈明時人亦本李舟韻乎。余曰。朱氏書未知本何韻。豐坊爲作序云。取夏竦道參薛尙功楊桓諸編。增其文。按四聲列之。此言其字之所本。不言韻所本。今考其書。上聲檻儼范三韻。及去聲釅韻。適無字不列。而平聲嚴在咸銜之前。入聲業在洽狎之前。宋景祐已後。乃有此次。視徐氏書之足證唐韻舊次者。迥異矣。

書廣韻四江後

隋唐二百六韻。據當時之音。撰爲定本。至若古音。固未之考也。然別立四江。以次東冬鍾後。似有見於古用韻之文。江合於東冬鍾。不入陽唐。故使之特自爲部。不附東冬鍾韻內者。今音顯然不同。不可沒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雜成一韻也。不次陽唐後者。撰韻時。以可通用字相附近。不使以今音之近似。而淆紊古音也。惜不能盡從斯例。如七麻當分爲二韻。一次魚虞模之後。一次歌戈之後。五支當分爲二韻。一次與支脂微附近。一次與歌戈附近。十虞當分爲二韻。一次與魚模附近。一次與侯幽附近。一先當分爲二韻。一次與眞謹臻殷文魂庖附近。一次與元寒桓刪山仙附近。三蕭四宵五肴六豪之字。當別出。古與尤侯幽通者。爲一韻。次尤侯幽之後。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當別出。古與陽唐通者。爲一韻。次陽唐後。十八尤當分爲

二韻。一與脂之微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二十四鹽當別出。古與侵通者爲一韻。以次侵後。上去入準此分之。定韻時。塵廛明於江韻。餘諸韻則在明昧之間。不能截然分別。宜乎好古者。譏其論韻之疏歟。古音之說。雖近日始明。然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古聲填眞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說。漢儒明知之。非後人勑議也。唐陸德明毛詩音義。雖引徐邈沈重諸人紛紛謂合韻取韻叶句。而於召南華字云。古讀華爲敷。於邶風南字下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是陸氏已明言古韻。特不能持其說耳。宋吳才老勑爲古通某韻。及古轉聲入某韻之說。戴仲達則有古正音。非協韻之說。明陳氏近顧氏考證益詳。而古韻今韻。究未得其條貫。蓋隋唐諸人辨聲之功多。考古之功少。吳氏陳氏顧氏。則又考古之功多。辨聲之功少也。

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後

余少時得顧寧人氏所校刻廣韻。後又於友人處見大版廣韻。與顧刻無異。殆卽顧君所據之書也。朱錫鬯爲吳下張氏重刻宋本廣韻作序。有曰。曩崐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鑄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所稱中涓取而刪者。未知其審。而序端言周顥以天子聖哲分四聲。則已誤舉周捨對梁武帝語歸之顥。此本無從得其刻書年月。注文亦既刪整者矣。韻自淳祐末。劉淵併後。幾莫復識。別二百六韻之舊。明內庫猶取廣韻鑄版。事屬希有。詎旋有刻此本者歟。抑此本實在前爲宋時詳略兼行。去其繁重者歟。上聲目錄十八吻。注隱同用。而卷內仍各注獨用。不使連屬。去聲代廢連屬於隊。注通用。目錄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上去之末六韻。儼釅列。瓊檻陷鑑之

前連屬爲二。與平聲入聲連屬爲三者。違異而五十琰。注與忝同用。無儼字。目錄下注忝儼同用。此宋景祐寶元已前所決無有也。其閒或云某同用。或云某通用。或云與某同用。參差不治如此。當景祐中修禮部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於是平聲合欣於文。合嚴於鹽。添合凡於咸。銜上聲合隱於吻。合儼於琰。忝合范於謙。檻去聲合廢於隊。代合焮於問。合矚於豔。榛合梵於陷。鑑入聲合迄於物。合業於葉。帖合乏於洽。狎毛大可臆爲之說曰。其所云窄者。如冬臻殷痕山談添銜凡等。何弗之考也。後人不覩廣韻善本。卽吳下張氏所重刊注文完好。而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注隱同用。及上去之末六韻。與平入齟齬。皆自禮部韻略施行檢廣韻者。依見行新例加塗乙。遂致舛謬。幸其參差不治。改之未盡。苟尋求鞮跡。古書所出舛謬之故。章章具存。復閱數百年。舊本蕩然泯滅。學者將益茫如。豈不愈可致惜乎哉。盧公雅才閎博。今之篤古君子也。余從假此本。因志數言而歸之。

顧氏音論跋 癸未

右三卷考論韻之原委。蓋欲據唐人正宋已後之失。據古音正唐人之失。意甚善也。隋陸法言唐孫愐之書。不可得見。顧君所見止於宋陳彭年丘雍所刊益名廣韻者耳。廣韻已無善本。致使唐宋用韻沿革異同。莫之或知。以顧君之精博。而猶覈之疏。他人無論矣。方開皇初。法言同劉臻蕭該顏之推等八人論難。後十數年。八人或亡或存。法言獨自屏居。乃定爲切韻五卷。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詎仁壽初。法言撰韻時。凡七十有七年。其後郭知玄更以朱箋三百字。越七十有五年。爲天寶十載。孫愐增修。改名唐韻。天寶末。集賢注記。稱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韻英。仍舊爲五卷。

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分析至細。而南部新書。天寶時有陳廷堅撰韻英十卷。然則注記所謂舊韻四百三十九。殆廷堅之爲歟。所謂仍舊爲五卷者。殆仍法言卷秩歟。自天寶末。又二百五十三年。爲宋景德四年。而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書例頒行。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法言韻。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孫愐自序。修列其前後。引據入注中諸書。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晁公武誤以爲增加字。至是其多。非也。集韻韻例曰。先帝時。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爲刊益。蓋二百六韻。實法言區分舊目。故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撰本法言韻。既經郭知玄關亮等九人增加。更有諸家增字。至宋合集。共勒成一部。是以改廣韻之名。而字數止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孫愐亦九人者之一耳。寶元集韻。就廣韻刊修。新增字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合新舊字。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當景德中。詔殿中丞丘雍重定切韻也。龍圖待制戚綸。復承詔詳定。考試聲韻。於是略取切韻要字。備禮部科試。謂之韻略。其同用獨用例。未改。後三十有一年。爲景祐四年。更刊修廣韻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年四月。奉詔修韻。六月。卽以所修禮部韻略頒行。今廣韻上去聲末六韻。與禮部韻略集韻同。而與平聲入聲齟齬。前此不宜爾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韻。五十三檻。五十四儼。猶舊次去聲。亦同集韻。蓋由習於景祐通用例。合儼於琰。忝合范於榛。檻合齟於豔。榛合梵於陷。鑑遂迷失乎舊。顧君嚴辨廣韻禮部韻略之異同。於廣韻上去聲末六韻。弗省。於禮部韻略。合廢於隊代。遺而未舉。所舉二書。同用獨用例。異者八處。不知併是。而十有三處。犁然可考。而唐宋用韻沿革之大節目。實存其閒。已上音論中所失考。暨考之而疏。足以滋惑。余故書其詳。補正。

之。至如三百篇古人之音。用元韻字。與寒桓刪山先仙通。而必不通元。唐人用韻。乃溷而通之。顧君泥於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一語。不復致考。且於二十八山。及一先二仙內字。有從真讎一類流變而入者。不復知其古音也。音論載六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蕭楚諸人臆說。所非者裴務齊鄭漁仲諸人之謬誤。古之所謂轉注。漢許氏之所傳。槩未之有聞焉。余別有辨正。見答江丈論小學書。茲不具論。論其尤關音韻者。

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蓋由鄭樵洗括諸人。論古疏漏。惑於釋氏。一二剪劣之徒。眠誕誣欺。據其言以爲言也。今珙之反紐圖具存。其自爲序曰。昔梁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然則珙所爲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競指珙爲北魏時人。始傳西域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韻。欲追而上之。以前於休文。爲中土之有反切韻學。本乎西域左證耳。釋氏之徒。舉凡書傳所必資。竊取而學之。旣得則相欺相誕。以造爲西域之說。固不足指數。獨怪信之者之數典不能稽。遠又筆之書。以惑後人。噫。其陋也。況珙序內。併及元和韻譜。自齊永明。梁天監。下迄唐憲宗元和閒。三百二十載。珙更後乎元和。而移其人於四三百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珙圖無所謂字母者。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十六字。相與齟齬。王伯厚言玉篇卷末。附以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考。珙自序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以附玉篇末。非珙之爲。故列之珙反紐圖前。不題作者姓氏。玉海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

後溫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微奉六母。然則字母三十六。定於守溫。在琪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之代。以迄宋初。絕不聞字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漢時崇治經藝。鄭康成氏尤爲世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顏之推家訓。陸德明經典釋文。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創立反語。崇文目序曰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王伯厚曰世謂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此唐宋人論反切字音。咸溯源叔然也。逮乎未失。則謂出神琪出梵僧矣。反語之興。不啻七八百載。而後競傳守溫之字母。近儒乃莫有能言叔然者。吾故書此。以見經史字音。儒生結髮從事。勿迷失其師承也。

書劉鑑切韻指南後

世之傳書論字母等韻者。多不本所始何歟。其法以唐之季。釋守溫爲斷。稱之若無足徵信。然流俗惑於字母之云。疑聲音文字。諒由母滋生。況其又假古人所謂宮商角徵羽。自文以取重哉。前乎守溫。有辨字五音法。凡十字。五音聲論。凡四十字。皆與字母三十六參互齟齬。而宋時之以三十六分隸唇齒喉舌牙。與近所傳復違異。劉士明是編。獨有取於金韓道昭五音集韻。次成十六通攝。辨其開口呼合口呼。其譜之也。橫爲字母三十六。從爲平上去入。暨一二三四等列。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俱細。而四尤細。其以配五音也。牙爲角。舌爲徵。唇爲羽。齒爲商。喉爲宮。方未有四聲之前。就用韻比類。區分擬於五音。魏書江式傳言。呂忱弟靜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鱗徵羽。各爲一篇。是也。齊永明中。周顒沈約。始以平上去入製韻。平聲字繁。釐爲上下。徐景安樂書。乃曰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

羽爲去。逮宋人競傳字母。則譏江左撰韻時。識四聲。不識七音。近又或析等列之。四成五。謂五音乃在是者。於是五音之說。岐而傳會。誠無施不可。余以謂皆非也。虞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之所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者。非以定文字音讀也。凡一字則函五聲。誦歌者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使如後之人。膠於一字。謬配宮商。將作詩者。此字用商。彼字用宮。合宮商矣。有不失其性情。違其志意乎。惟宮商非字之定音。而字字可宮可商。以爲高下之節。抑揚之序。故作者寫其性情。而誦之者宛轉高下。以成歌樂。語言文字。其音讀本乎師承者有定。而及夫歌以永其言。大而爲宮。細而爲羽。無一定也。學病於後人。皮傅烏呼。此古義之所以流失其本歟。

轉語二十章序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士茫然莫究。今別爲二十章。各從乎聲以原其義。夫聲自微而之顯。言者未終。聞者已解。辨於口不繁。則耳治不惑。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譜之。其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矣。參伍之法。台余予陽自稱之詞。在次三章。吾印言我亦自稱之詞。在次十有五章。截四章爲一類。類有四位。三與十有五數。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凡同位爲正轉。位同爲變轉。爾女而戎。若謂人之詞。而如若然義。又交通。竝在次十有一章。周語。若能濟也。注云。若乃也。檀弓。而曰然。注云。而乃也。魯論。吾末如之何。卽柰之何。鄭康成讀如爲那。乃箇切。案集韻三十八箇云。如乃箇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今尙書音義無此。蓋開寶中所刪。丁度等據未改釋文有之。毛詩柔遠能邇。箋云。能側也。側字當亦

音乃個切。曰乃曰柰曰那。在次七章。七與十有一數。其位亦至三而得之。若此類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是以爲書明之。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更就方音言。吾郡歛邑。讀若攝。失葉切。唐張參五經文字。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已然。歛之正音讀如翁。翁與歛聲之位同者也。用是聽五方之音。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譌溷。必各如其位。斯足證聲之節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厝設也。古今言音聲之書。紛然淆雜。大致去其穿鑿。自然符合者。近是。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謂猶闕一卷書。創爲是篇。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說經之士。搜小學之奇觚。訪六書之逸簡。溯厥本始。其亦有樂乎此也。時乾隆丁卯仲春。戴震撰。

卷五

原象

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準赤道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虞夏書以璿機玉衡。寫天遺製。猶見周髀之書。論語之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樞。日躔黃道。其極曰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機環繞正北極者也。月道之極。又環繞璿機者也。是爲右旋之樞。璿機之環繞正北極而成規也。冬至夜漏中。起正北極之下。日加卯。在正北極左。日加午。在正北極上。日加酉。在正北極右。晝夜一周而過一度。春分夜漏中。則起正北極之左。夏至起正北極之上。秋分起正北極之右。冬至而復起於正北極下。如是終古不變。以與日躔黃道相應。凡三百六

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發斂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月遂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言六日者舉成數日兆月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兆月其光嚮日下民不可得見餘以側見而闕日月之行朔而薄於交道日爲月所揜則日食日高月卑其閒相去蓋遠故其食分淺深隨地之方所見者不同望薄交道而月入闈虛則月食張衡靈憲之文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闈虛月過則食闈虛之爲地景故食分淺深見者皆同月出入黃道表裏最遠不及六度日發斂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閒赤道者中衝也古有分至啓閉謂之八節準以設衡其五衝與外衝內衝發斂所極至也中衝南北之中分也自南斂北入次四衝爲春入次二衝爲夏當其衝啓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衝爲秋出次四衝爲冬當其衝閉也周髀之七衝六閒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衝之規法由來遠矣日之發斂以赤道爲中月之出入以黃道爲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退成生物之功也凡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陽下行故暑日遠側照則氣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中土值內衝之下已北其外衝之下已南寒暑與中土互易中衝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退如春秋分乃復南北極下凝陰常寒矣

璿機玉衡

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夜分暨永短終古不變者也星鳥之屬列星之舉目可見大小有差闈狹有常相距不移徙者也終古不變者因乎地

而生里差相距不移徙者。以考日躔而生歲差。唐虞時春分日在胃昴之間。故鳥中夏至日在七星。故火中火心也。秋分日在氏房之間。故虛中冬至日在虛。故昴中鳥南陸蒼龍房心東陸玄武虛危北陸昴西陸昴同日西下。龍角東陸鳥值南虛在極之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不違天部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協於星火仲夏之文。而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季冬寒退旦中。季夏暑退昏中也。凡星未中見而東陸過中乃西流。季夏六月火中。故爾雅詩曰七月流火。小正與堯典合。春秋傳與詩合。星以紀候者先後一月。虞夏日躔所在與周差一次。與今差二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此其大經也。二十八舍十二次。周時之文始詳。春秋傳婺女爲玄枵維首。又曰玄枵虛中也。據是遯之星紀斗牽牛也。玄枵婺女虛危也。姬營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昴也。實沈畢觜觶參也。鶉首東井輿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壽星角亢也。大火氏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玄枵一曰天竈。一曰顛頊之虛。姬營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觜觶以罰。東井輿鬼以狼弧。假恆星識日月之躔。遯恆星蓋二萬五千餘年。循黃道右旋一終。古在赤道外者。今迤而入乎赤道內。古在赤道內者。今迤而出乎赤道外。星之與內外衡相值也。竝古今殊。日發斂一終而成歲。於黃道無差數。冬至起外衡仍復乎外衡。而星則異其所。其爲差數也微。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隨時爲書以示民。千百年然後一易。周人以斗牽牛爲紀首。命曰星紀。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於斗牽牛也。然則十二次之名。蓋周時始定。唐虞冬至日在虛。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初。析木之津次也。

周官經。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相差比。以是求東西之中。蓋所謂測土深者。以南北言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灋天。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南北爲深爲輪。東西爲廣。表景短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所謂正日景者。以東西言也。地中景正日加午。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西方尙在午前而爲景朝。周髀立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圓周之一。則地中午。東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兼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及其最長。皆以土圭度之。古人用是考黃赤二道。猶漢已降之考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土圭之法。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或偏南偏北。或偏西偏東。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啓閉。陰陽大論之文曰。地之爲下否乎。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馮乎大氣舉之也。步算家測北極。暨月食。得地體周九萬里。環地之周。戴天曰上。履地曰下。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處乎地者。無蔽側之患何也。大氣使然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南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漏均。無永短。北至極下。赤道與地適平。如帶。自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凡氣朔之時刻。漸西則氣朔早。漸東則氣朔遲。月過闔虛而虧食。西見食早。東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之廣輪。隨其方所。皆可假天度測之矣。

土圭

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霸。紀於月者也。永

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遠。紀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歷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暨星與黃赤道相值。紀於歷數者。察之圭槩。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

五紀案此章複見迎日推策記。姑兩存之。此多暨星與黃赤道相值。察之圭槩兩句。

先生作七經小記。原象其一也。以此四章。合句股割圓記。迎日推策記。共稱原象。曲阜孔氏已有刊本。但文集當仍其分篇之舊。原象說天體。割圓說步算。言各有當也。又如原善三篇。嘗分析數十章。稱引六經。疏通證明之。別成一書。亦七經小記之一。而集中俱仍其舊。至水地記。則小記中言地理之書。僅成一卷。制數記則言禮樂制度。故訓記則言小學。書皆未成。梗槩具見斯集。段玉裁附識。

迎日推策記

爲儀象考識。日躔渾圓而中規之象。赤道距規。四分圓周之一。設其樞。象北極也。爲規。載之曰。子午之規。半出於地平。規隨北極高下。以察各方之節氣刻分。斜絡赤道外內。爲規象黃道。距黃道四分圓周之一。是爲北極璿機。璿機者。黃道極也。準赤道爲規法。二分之規曰中衡。赤道也。冬至之規曰外衡。夏至之規曰內衡。凡十有三衡。分至之閒。截黃道爲六者。四。應一歲之中氣。節氣。衡百度。度六十分。應晝夜之刻分。分十有二秒。以知里差。經歲三百六十有五。日不滿四分日之一。以是爲日躔黃道之度分。是故黃道日也。赤道刻也。星儀考識。昏旦中。設其樞。以象星極爲游規。而載之以知歲差。規設北極焉。載於子午之規。以周知一歲。婺女爲玄枵之維首。而周分十有二次。以紀日月之躔離。察星極以知右旋。察北極以知左

旋。天行之大致舉矣。天左旋。日月星隨之而左者。晝夜之象也。各爲經緯。是以知日月星皆右旋。右旋者。發斂之軌也。日之盈縮。月之遲疾。五步之益。以留退。有規法。以知差數。日月五步之規法。盈縮之故也。一逆一順。自然而成。至動有常之機也。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霸。紀於月者也。永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躔月邊。紀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曆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紀於曆數者。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凡推步久則必差。非失在天行。亦非立法之宜於時革。渾圓至大。數所難窮。譬猶寸寸度之。至尺則差。銖銖權之。至兩則差。是故設氣觀象。與法相濟。俾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此終始相差之無定者也。日月之盈縮遲疾。此之謂有定之差數。步算家積驗於既往。定爲規法。日躔黃道。其高下逆順。以成盈縮者。曰左旋之規。今步算家。名本輪下半周。去地近爲卑。極近爲最卑。又名高衝上半周。去地遠爲高。極遠爲最高。本輪之左右。遠近高卑。適中爲中距。中其規。屬於黃道。循黃道而右。所謂平行者。此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之一。適終其道。謂之經歲。名平歲實。亦名恆歲實。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以近本輪心爲最近。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引數。歲不及一終。今步算家。謂差數爲最卑。歲行。又剖之爲最卑。日行。積至五十餘年。而差及一度。日屬於右旋之規。隨之而右。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恆倍之。而再終。名倍引數。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下半周之半爲盈初。下半周爲縮末。盈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順而加速。上半周之半爲縮初。上半周爲盈末。縮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逆。故遲。自盈初

至盈末日之實體。前於平行爲加差。自縮初至縮末日之實體。後於平行也。爲減差。月道今名白道。其高下之規法。以生遲疾者。曰左旋之規。名本輪。其最卑名入轉。最高名月孛。中其規。屬於月道。循月道而右。凡二十七日。近少半日。平行終其道。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轉周。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今步算家。謂差數爲最高行。又名月孛行。三千二百三十餘日。差數之積滿一周。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上半周之半爲遲初。上半周爲疾末。遲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逆。故遲。下半周之半爲疾初。下半周爲遲末。疾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順。而加速。遲初至遲末。猶日之縮初縮末也。疾初至疾末。猶日之盈初盈末也。自疾初爲入轉。滿四限。謂之轉終。屬於右旋之規者。曰附綴之規。名負圈。合均輪全徑及次輪半徑爲負圈半徑。其心在均輪上。當次輪最近點對衝之處。其周曰次右旋之規。名次輪。其心在負圈上。負圈不旋轉。與右旋之規恆相切也。其周曰次左旋之規。名次均輪。其心在次輪上。右旋月。在次均輪上左旋。月距日一度。則次右旋之規。其旋也二度。名倍離。朔至望。望至朔。而兩周朔望時。則次均輪心。最近於均輪心。兩弦時。最遠於均輪心。次左旋之規亦如之。朔望時。次均輪心。正值次輪均輪相切之處。從地心作直線。過次均輪心。朔望時。月必在下。兩弦時。必在上。皆正當直線。月屬於次左旋之規。朔望恆旋而在下。上下弦恆旋而在上也。二十九日。過日之半。而月與日會。是謂朔策。有平朔。有定朔。平朔者。本輪心所到。定朔者。月之實體與日會。月道交於黃道。自南而北。其交曰中交。又名計都。於是月遂黃道之北。謂之陰曆。自北而南。其交曰正交。又名羅睺。今歐巴謂中交爲正。正交爲中。於是月遂黃道之南。謂之陽曆。其入陰曆也。已及六度。中土測之。尙在日南。其入陽曆也。尙差六度。中土測之。已在日南。

黃道高於月道故也。月之南北行。以玉衡界黃道。而入古推步法。謂之九道八行。其二十七日有奇。而月道一終也。二交不復於其所差。而西。凡一度又幾度之半。步算家謂之交行。亦謂之羅計。左旋行度。自外衡以起差數。三十交而值次四衡。三十交而值中衡。赤道三十交而值次二衡。三十交而值內衡。三十交而復值次二衡。如是以底於外衡。凡十有八年過年之半。而八行一終。日入次二衡而暑盛。出次二衡而暑以漸微。月入次二衡而減夏之暑。增冬之寒。出次二衡反是。是故知九道八行之用。可以知寒暑之所由消息矣。月道極之環繞黃極也。曰左旋之規。名曰白極。繞黃極本輪。以黃極爲之中。曰月道極所屬之規。名曰白極。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十八季過季之半。而一終。交道之有差數。以此月道極所屬之規。亦左旋。其旋也。一月而再終。名曰離。朔望月道極。近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名曰黃白大距。爲之加邇焉。上下弦月道遠於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遠焉。黃道與赤道相距。近較數百年間。漸差而近。雖翕闢之節。未昭然明著。其故亦適是也。屈原賦之文曰。圓則九重。九重者。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填星七。恆星八。有象之高下止於八。竝各爲右旋。然則大氣左旋。而九歟。填星歲星熒惑。在日之上。爲三重。太白辰星。在日之下。爲二重。古之治歷者。考日月之行。以授時。表中星以著候。不言五步也。漢以降。推測滋繁。於是五步之遲疾留退見伏。有稽其規法。曰左旋之規。名曰本輪。中其規。各屬於其道。循其道而右。其周曰右旋之規。名曰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填星歲星熒惑太白。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倍之而再終。辰星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其旋也。再倍之而三終。五步之平行終其道也。填星凡二十有九年。幾年之半。歲星幾十有二年。熒惑幾二年。太白二百二十

有四日過日之半。辰星過八十有八日。左旋之規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皆名最高行星所屬之規。名齒輪。又名次輪。中其規。屬於右旋之規。在日上者三星。以日躔相推而遲。故星所屬之規右旋。在日下者星二。以速於日躔。故星所屬之規左旋。凡日月五步之規法。其循之而旋也。漸高則距地遠。而人視之加小。漸下則距地邇。而人視之加大。星之見伏。環日上下。各有定距。成環日之規。名伏見輪。在日上者環日之規。類於左旋。以就日。在日下者。類於右旋。以就日也。

九道八行說

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曆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考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

入陰曆。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青道。四年過半。循二黑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古曆以自南而北。交於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曆謂之正交。古曆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曆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考諸古曆。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考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於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一乙亥

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卽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卽周髀之北極璿機也。虞夏書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機以擬黃道極。後失其傳。紛紜殊說。私臆罔據矣。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機。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正北子位。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正東卯位。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南午位。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正西酉位。是爲西游所極。此璿機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古度法。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實爲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

分夜半。西游所極。此璿機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二

月建之說。由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爲斗杓移辰者。失其傳也。正北極以爲中北極。璿機環繞而成規。均分之爲十有二宮。冬至夜半。璿機起正北子位。是謂建子。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古度法。小寒則過丑宮。大寒爰直丑位。是謂建丑。立春過寅宮啓蟄。今爲雨水。爰直寅位。是謂建寅。雨水。今爲驚蟄。過卯宮春分。爰直卯位。東游所極。是爲建卯。穀雨。今爲清明。過辰宮清明。今爲穀雨。爰直辰位。是謂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爰直巳位。是謂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爰直午位。南游所極。是謂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爰直未位。是謂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爰直申位。是謂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爰直酉位。西游所極。是謂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爰直戌位。是謂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爰直亥位。是謂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而復起子宮。北游所極。如是終古不變。非若北杓所指。虞夏迄今。已差兩次也。

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今考北極璿機四游。與日躔黃道發斂相應。而二十四氣因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

記夏小正星象

建寅之月。夏以爲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

細也。斗杓縣在下者。史記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昂朝覲。南門在亢氏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覲。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間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案月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恆嚮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升。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杓縣在下者。魁枕參首。旦參中。故斗杓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心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去日半次。而後朝覲。旦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於日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升。故降婁直北。織女恆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姬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旦昏中。悉因之而異。與丁升衝書丁酉。

易玄星紀譜頗不通。上層列二十八宿。各注總度。終於三百六十五。無小餘。次層列十二次。注分野。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三層用孟喜易坎離震兌四正卦之爻。配二十四氣者。四層用李溉所傳卦氣圖。十二辟卦之爻。配七十二候者。亦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五層用諸侯大夫卿公辟六十卦之爻。爻錯綜。

之以一爻配玄之二贊。亦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六層列玄之八十一首。及其準易。因空格附記諸家所推玄之九贊。配日躔宿度。與節氣次舍之屬。七層八層。列玄之九贊。與五層相配。楊子雲本太初三統之法作玄。而此乃用四分法。已不合子雲意矣。襲漢人卦氣。又不解六日七分之法。使不能循環相接。由疏於算學。強作解事也。舊本式樣不分曉。今擬一式。使開卷了然。整齊易寫。譌脫處。皆推明粘簽。可照改也。

再與丁升衡書丁酉

太玄之七百二十九贊。兩贊配一日。終於三百六十四日。有半。未有躋贏兩贊。配半日。及歲之小餘。太初曆一晝夜。千五百三十九小分。是爲日法。卽爲度法。其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滿度法。得三百六十五度。有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歲周卽爲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三百八十五。因而四之。得千五百四十。滿日法成日。仍有小餘一。是四年而大於四分曆者。一小分六千一百五十六。六年而較四分曆少一日矣。漢已後。歲實各曆不同。未有過四分日之一者。獨太初曆過之。晁說之謂溫公本太初曆而作。玄曆考其所計分秒。從用四分曆耳。絕不涉太初也。此譜上一層宿度。次二層十二次。皆取之漢書。乃赤道度。後漢永元四年。賈逵奏稱。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十五年。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與赤道宿度多異。節氣準黃道。不準赤道。則凡就赤道言節氣者。謬也。況列宿有歲差。唐虞冬至日在虛。乃玄枵之中。殷在婺女。乃玄枵之維首。周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在斗。故周人名斗牽牛爲星紀之次。今冬至日在箕初。乃析木之津。正中漢書言星紀中牽牛。初冬至者。未測驗故也。四分曆改爲斗十九度冬至。太初之失見矣。次隨星名。

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祖沖之論之甚詳。則凡以十二次之初爲節氣。十二次之中爲中氣者。謬也。此兩層其謬多端。次三層乃易緯所謂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者。次四層乃易緯所謂十二辟卦。爻配一候者。次五層雖取易緯卦氣起中孚之說。彼以侯大夫卿公辟六十卦之爻。均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卦主六日。又八十分日之七。是爲六日七分法。此以相比之侯大夫卿公辟五卦六爻相間。乃兼用齊天保曆所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者。此層當與子雲八十一首。準易六十一卦者合。而乃與上次四層爻準一候五日。皆終於三百六十闕玄之馴。準坤九贊。及將準未濟之初一。此十贊合爲五位。斷而不續。上次三層爻準一氣者。亦不數此五位。因傅會其說。謂坤無當於卦。則無當於爻。示八十一首虛一不用。夫子雲以躋贏繫養之末。欲該曆日與天度之餘分。未聞闕馴不用。且闕將之初不用也。次六層列玄之八十一首。次七層八層。列玄之七百二十九贊。其次六層空格。附錄范叔明郭元亨司馬溫公三家異同。范叔明以二十四氣。均分七百二十九贊。氣得三首三贊。又二十四分贊之七。所云氣起者。以餘分在此贊也。既詳其餘分。而氣終定於前一贊。則餘分未盡。是自亂其例矣。郭元亨以兩贊配一日。而分晝夜。自中之初一起。終於養上九。三百六十五日之晝。餘歸躋贏。溫公以一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一贊得四十分十六秒。合八十一首之贊。共得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分十六秒。於四分曆。仍有六十分二十四秒。以四十分十六秒繫之躋。二十分八秒繫之贏。二法歸餘於躋贏。優於最上兩層起大雪。要其不知列宿有歲差失。則均焉。

續天文略序

臣震謹案書言敬授人時。易言天垂象見吉凶。其在周官推步。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各有專司。故司馬遷史記分爲八書之二。古者小民咸識天象。仰瞻星漢。用知時節。而趣耕作。夏小正月令諸書。示農事。女工。弗怠。緩也。而律設科條。私習天文有禁。乃以絕民間。或妄語禳祥。是二者又有宜講求。不宜講求之別矣。然施之於用。雖二事。苟溯而上之。日月星運。行有常。其爲體也。則一。宋鄭樵通志錄步天歌。兼及其注文。繼以晉書所列天漢起沒。十二次度數。州郡躔次。又參以隋書所列七曜。述是數者。爲天文略。樵稱歌詞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語休祥。而注內仍不免涉災祥休咎。至若十二次宿度。雜舉劉歆費直蔡邕三家。則由未解歲差。故存其殊致。莫之折衷。其以郡隸州國也。如曰燕幽州。而所隸有西河上郡北地。此三郡實古雍州。曰衛而配以并州。下列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武都。金城。武威。敦煌。此九郡遠出雍西。曰魏而配以益州。隸廣漢。越巂。蜀郡。犍爲。牂牁。巴郡。漢中。於下實非魏之疆土。曰秦雍州。而所隸乃雲中。定襄。鴈門。代郡。大原。上黨。又屬戰國時趙域。晉書此條譌舛特甚。旣無從是正。不宜取以滋惑。蓋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書。固不可闕而不載。是以徒襲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詳也。今更爲目十曰星見伏。昏旦。中。曰列宿十二次。曰星象。曰黃道宿度。曰七衡六間。曰晷景短長。曰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規法。曰儀象。曰漏刻。或補前書闕遺。或廣所未及。凡占變推步不與焉。考自唐虞已來。下迄元明。見於六經史籍。有關運行之體者。約而論之。著於篇。

水經酈道元注序

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字善長。撰水經注四十卷。蕭寶夤之亂。道元叱賊而死。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善長雖依經附注。不言水經撰自何人。唐書藝文志始以爲桑欽撰。欽在班固前。固嘗引其說。與水經違異。晉已來。注水經凡二家。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君卿言二家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則景純已不能言其作者矣。崇文總目。水經注亡者五卷。今所傳卽宋之殘本。後人又加割裂。以傅合四十卷之數。如注文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譌列爲經。遂與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割分異卷。唐六典注云。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員水。案舊作斤江水。今從漢志作員。凡百二十三。應脫逸十有四水。蓋在五卷中者也。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引水經四事。惟魏興安陽一事屬經文。餘三事咸酈注之譌。爲經者。故其作書時。世益莫能定。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採摭故實。彼此相雜。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經文敘次。所過郡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該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凡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雖經注相淆。而尋求端緒。可俾歸條貫。善長於經文涪水至小廣魏。解之曰。小廣魏。卽廣漢縣也。於鍾水過魏寧縣。解之曰。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季。改曰晉寧。然則水經上不逮漢。下不及晉。初實魏人纂敘無疑。史言善長好學。廣覽奇書。故是注之傳。或以其綜覈。或尙其文詞。至於觸類引伸。因川源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高下。不失地防。取資信非一端。然譌舛旣久。雖善讀古書。如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諸子。其論述所涉。

猶輒差違。斯訂正之不可以已也。審其義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參差。是書所由致謬之故。昭然可舉而正之。至若四十卷之爲三十五。合其所分。無復據證。今以某水各自爲篇。北方之水。莫大於河。而河已北。河已南。衆川因之得其敝矣。南方之水。莫大於江。而江已北。江已南。衆川因之得其敝矣。惟以地相連比。篇次不必一還其舊。庶乎川渠纏絡。有條不紊焉。休寧戴震。

河水一。河水二。河水三。渠陰溝水。汭水。獲水。睢水。瓠子河。汾水。晉水。文水。原公水。同過水。澮水。涑水。潞水。沁水。清水。渭水。漆水。沮水。滻水。洛水。穀水。澗水。灋水。甘水。伊水。淇水。蕩水。洹水。濁漳水。清漳水。滏水。易水。巨馬河。聖水。灤水。灤餘水。沽河。鮑巨水。濡水。遼水。小遼水。涇水。濟水。汶水。淄水。巨洋水。濰水。東汶水。膠水。泗水。洙水。沂水。沫水。淮水。汝水。澧水。灤水。靚水。濯水。潁水。灤水。潁水。汶水。汶水。泗水。汶水。肥水。施水。江水。夷水。夏水。涓水。膠水。漾水。潛水。羌水。涪水。梓潼水。南沮水。漳水。沔水。沔水。均水。丹水。粉水。清水。湍水。比水。白水。蘄水。沫水。青衣水。若水。淹水。油水。澧水。沔水。延江水。資水。湘水。鍾水。深水。耒水。沫水。漉水。漣水。瀏水。澗水。廬江水。贛水。漸江水。桓水。葉榆河。溫水。存水。浪水。灑水。滙水。溱水。斤員水。禹貢山水澤地序

書水經注後

夏六月。閱胡朏明禹貢錐指所引水經注疑之。因檢酈氏書。展轉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謬之故。是書至唐宋間。遂殘闕淆紊。經多誤入注內。而注誤爲經。校者往往以意增改。如河水注。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北河又東南。逕溫宿國。北河皆當作枝河。蒙上左合枝水之文。今本作北河者。殆後人所改。又如濟水經。

文東至北礫溪。南注文。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水出棗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澗。卽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水出其南。非也。今注重列爲經。胡朏明引其文。乃曰上有北礫溪。故此爲南礫溪。石字衍。不知注明言礫石溪。東北注濟。則濟實過其北。且辨正經文。不當云至礫溪南。其無二礫溪。固顯然。南北二字。殆後人誤增。書中類此者。不勝悉數。據崇文總目。酈氏書四十卷。亡其五。今仍作四十卷者。蓋後人所分。以傅合其卷數。元和志寰字記等書。引水經注。滹沱河涇水洛水。今皆無之。或在所亡之五卷內歟。水經有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氏通典引水經四事。證其爲順帝以後纂敍。郡國志桂陽郡漢寧。永和元年置。吳改曰陽安。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在桂陽郡東百二十里。三國時。吳與蜀分荊州南郡。零陵武陵已西爲蜀。江夏桂陽長沙已東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魏。吳志孫皓甘露元年十一月。以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魏禪。未聞魏取陽安事。而水經鍾水北過魏寧縣之東。蓋作水經者。魏人。故於廣漢漢寧。悉改曰魏。其書實出一手。舊唐志云。郭璞撰新唐志。以爲桑欽。晁公武云。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王伯厚云。酈氏附益。皆非也。今就酈氏所注。考定經文。別爲一卷。兼取注中前後倒紊不可讀者。爲之訂正。以附於後。是役也。爲治酈氏書者。毋如亂絲。而還其注之脈絡。俾得條貫。非治水經而爲之也。乙酉秋八月。戴震記。

答曹給事書 庚寅

承示元和志汾州一條。僕有其全書。曾摭入志。其書之可寶貴。自孟堅地理志。道元水經注而外。無有上之者矣。然地志至隋唐。鑿空傅合之說。又多於前人。稍失精覈。不能無謬。如敍汾州沿革數行云。後屬魏。

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皆謂此也。謬一云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縣。謬二云黃初二年。乃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謬三云高齊又於此城置南朔州。謬四云周宣帝於此置汾州。謬五云大業三年廢汾州。謬六水經注謁泉山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而張守節引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元和志西河縣卜商祠在縣北四十里。考之魏書。太和八年置西河郡。治茲氏城。是爲西河郡治。在茲氏之始。道元注水經時。西河郡治新在此地。故於謁泉山及文水。汶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以此地近汾遠河西河之上。不得移而虛加之汾上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浮河非浮汾也。道元以浮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咸於魏都安邑不遠。況古所稱西河。未嘗以名郡。卽吳起爲西河守。亦非如後世之郡守。特舉龍門西河。該河之左右諸城。魏未失陰。晉少梁已前。其疆土在河西者。南至華陰。西至洛水。北至今榆林府之北鄂爾多斯地。而趙之西邊邑。與魏鄰。不與秦鄰。故趙成侯三年。當魏武侯之十五年。趙世家云。魏敗趙蘭。及秦孝公八年。與魏戰。取少梁。越四年。當趙成侯之二十四年。趙世家始云。秦攻我蘭。其後蘭離石中陽。屢失於秦。力復之以守險。魏秦之攻趙蘭。皆自河西來。漢茲氏縣在離石正東。趙地非魏地。凡以爲魏之西河者。謬也。東觀記。西河郡治平定縣離石。在郡南五百九里。吉甫言理富昌縣者。徒因地理志首列富昌。故云。然後漢書始云。凡縣名。先書郡所治也。孟堅作志。未有斯例。閱百詩會論之。如梁國先書碭。而治睢陽。汝南郡。先書平輿。而治上蔡。是也。百詩於西河郡。亦從元和志。則偶失檢耳。凡以爲漢西河郡治富昌者。謬也。水經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道元注云。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

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一月喪國。臣太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立石碑。以述功德。今案晉書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諡字及改封。與水經注微異。水經以碑繫之。魏黃初二年。尤可致疑。元和志云。魏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置西河郡。然則黃初二年。實魏置西河郡之始。前此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廢西河郡入太原。至是復分太原之四縣。置西河郡也。黃初二年。下當有記。置郡所起者。脫去其文。自黃初二年。越二百六十四年。爲北魏太和八年。西河郡始治茲氏。城司馬斌葬茲氏。故有廟碑在此。吉甫因水經注西河王廟碑。繫之茲氏。繫之黃初。遂以爲是時卽置郡。茲氏殊疏。晉書地理志。西河國領縣四。首離石。固用後漢書例。縣名先書郡所治。況碑文言其郡帶山側塞。宜爲離石。甚明。晉改茲氏曰隰城。碑末稱離石令宗羣等。不稱隰城。魏晉之西河。皆因漢永和五年徙治離石之舊。可據證固不一矣。凡以爲魏晉之西河治茲氏者。謬也。元和志介休下云。後魏明帝時。爲賊所破。至孝靜帝。更修築。遷朔州軍人鎮之。因立爲南朔州。但領軍人。不領郡縣。隋書以南朔州爲齊置。與介州皆於西河郡下言之。疏謬失覈。南朔州介州。並在介休。而元和志又汾州下。溷稱高齊於此。城置南朔州。蓋雜襲羣書。前後失檢如是。凡以南朔州繫之高齊。繫之汾州者。謬也。魏書地形志。延和三年。置吐京鎮。太和十二年。改鎮爲汾州。治蒲子城。其地在今隰州。孝昌中陷。移治西河。事詳裴良傳。是爲汾州治在西河之始。不待後周宣帝也。且西魏別置汾州。在今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後周以東魏之南汾州爲汾州。在今吉州。尋改置汾州於今霍州。平齊後。廢齊之汾州。其郡縣屬介州。隋開皇十八年。改汾州曰呂

州。卽後周所置。在今霍州者。唐武德初以介休郡爲介州。西河郡爲浩州。三年改浩州爲汾州。是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而漫曰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甚矣沿革之不易言也。以近古而有法。如吉甫之作圖志一條。中紛然不治者六焉。此外府境。故實水經河水。南過西河。圍陽縣東。又南過離石縣西。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據地望考之。中陽西濱河。當於今寧鄉縣境。趙世家。秦取我西都。及中陽是也。道元乃云中陽故城在東。東翼汾水。不濱於河也。元和志於孝義縣下云。魏移西河郡中陽。於今理此條。可證明水經之中陽。其所本之書。道元偶失檢。元和志中如此事。僕曩者嘗據以證水經。及道元注。各一中陽。至若漢志。西都屬西河郡。中都屬太原郡。魏王泰張守節。溷而一之。水經。汾水南過大陵縣東。道元注云。汾水於縣池爲鄔澤。其陂東西四里。南北一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洩之澤。俗謂之鄔城泊。許慎說文曰。灑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入河。卽此水也。道元所言鄔澤。北起大陵。南接鄔。正今平遙之西。孝義之東。介休之北。最爲洿下。汾川轉徙不常之地。說文之灑水。乃入河。非入汾。後世凡流水。俗多呼某河。叔重得古學。於賈侍中未嘗少假借。漢中陽西濱黃河。說文亦一證。道元就灑字與鄔字牽合。謬矣。孟堅以鄔縣北九澤。常周職方。昭餘祁。然爾雅稱晉有大陸。燕有昭餘祁。呂氏春秋稱晉之大陸。趙之鉅鹿。燕之大昭。而周禮昭餘祁。與虜池。嘔夷。涑易。並舉。鄭康成云。嘔夷。祁夷。歟。考嘔夷卽灑水。出靈丘。祁夷出平舒。並今大同府境。源流各別。道元溷昭餘祁。大陸。嘔夷。而一之。尤誤。嘔夷亦川而非澤。祁縣本晉祁氏之田。因一祁字而牽昭餘祁於祁縣。因一夷字而疑嘔夷卽祁夷。古人言地。且彼此交糾。又何多責後之地志歟。爾雅呂覽所稱昭餘祁。大

昭繫之燕。燕之不得跨太原。而有祁平遙介休甚明。蓋以漢人言周秦則多失。以後魏人言漢魏晉則多失。以唐人言後魏齊周隋則多失。勢使然也。魏收卽後魏人。而地形志不能詳魏之州郡興廢。其餘史廡後一代作前代。地志疏漏。譌舛實多。子長良史也。而史記中往往涉傳聞失實之語。謂介之推逃入緜山。顯戾於左氏春秋。漢西河郡穀羅武澤在西北。武澤本名虎澤。唐人避廟諱所改。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云。虎澤應在五原曼伯之北。後漢建武二十六年。詔使匈奴徙居西河美稷之虎澤。亦卽此澤也。蓋境相接矣。其說得之。五原曼伯。其故城在河之西。而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以穀羅城及虎澤在永寧州北。美稷城在汾州府西北。皆無可指實。自府而西北。至永寧州之北。羣山簇擁巖谷之險。絕無平地以容所謂虎澤者。平遙志有尹吉甫將臺及墓。則後人以晉地之太原。釋涇陽西北之太原。而吉甫之跡。不難東移千餘里。且指一墓實之。元和志孝義縣西五里。有魏文侯墳。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段干木墓。縣志則城西五里。有魏文侯墓。與元和志合。城東六里。有段干木墓。與元和志不合。縣西北七里。又有三子墓。指爲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一縣中。而段干木墓。凡二三。水經注。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塚。唐貞觀中。詔芮城之魏文侯墓。段干木墓。並禁樵採。元和。在貞觀後。幾二百年。而在芮城者。又在孝義。凡宗仰昔賢。用寄愛慕。雖指不知誰氏之壟。而聞名起敬。可也。援以證實。用資考覈。必有起而辨之者。志事頃已告竣。不敢苟同前人處。略陳梗概如右。

應州續志序已丑代

余曩因詩古文詞所涉。檢尋郡邑書志。其於經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廢縣。以及境內之利病。往往遺而不

載。或載之又漫無據。證志之失。大致盡然。南豐吳君爲應州政事之餘暇。取舊志續之。既見者不復贅於篇。曰應州續志書成。請序於余。余覽其書。凡舊文失覈。必按諸史事。糾謬補逸。蓋不徒踵續是任也。君既勤於考訂。則余更質以未入是編二事。其一舊志相承襲。謂秦漢爲陰館縣。考漢志雁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而武五子傳作台水。許叔重說文解字。灤水出陰館。累頭山。灤水卽治水也。魏書道武帝。西幸馬邑。觀灤源。水經字譌作溼。以爲出陰館。則同。寰宇記。累頭山在雁門縣西北六十里。今山在朔代間。其東南三十五里。卽句注山。陰館城在句注陁北。水經注。桑乾枝水。東流通結兩湖。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汪陶縣之故城。又東北注灤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又東流四十九里。逕巨魏亭北。其言崞川水也。北逕繁峙。巨魏亭劇場。闕駟十三州志。劇陽在陰館東北百三里。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汪陶廢縣在應州西。一統志。汪陶在山陰縣東。白狼堆在應州西北。巨魏亭在州北。劇陽在州東北。然則應州殆漢汪陶劇陽二縣地。陰館於地非比矣。其一北魏天平二年。置善無郡。領善無沃陽二縣。方輿紀要。沃陽廢縣在應州西南。善無城在代州西北七十里。本漢縣。考漢志沃陽有鹽澤。水經注。鹽池西南。去沃陽故城六十五里。十三州志。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中陵。今寧武之神池縣。而善無又在其北。沃陽鹽池。唐爲安北都護之胡落鹽池。今偏關外歸化城西。蒙古部地也。偏關五寨所食鹽。今仍自蒙古來。況中陵善無沃陽之水。歸樹頽水。以注黃河。然則漢沃陽東南。距應州遠甚。古今沿革作志。首以爲重。吳君雅才閎博。舉其境內利民病民者。既殫心求之。而於沿革山川志之所列。咸務底精確。不苟同。積古以來。守譌傳謬。茲二事。度亦君之樂聞也夫。

記洞過水己丑代

西北之水多濁。而趙地之水清者有二。其一曰晉水。水經所謂出晉陽縣西。縣雍山者是也。其一曰洞過水。水經所謂出沾縣北山者是也。沾北山一名沾嶺。嶺西鳴水。沾水所出。皆至井陘。合壽陽東界之桃水爲治河。北入淖沱嶺之南。少山大要谷清漳所出。南流合於濁漳。自沾嶺南。迤西爲木瓜嶺。石嶽嶺。八賦嶺。大廉山。有古石嶽。嶽山武山。分形如八字。故石嶽八賦以名。其南水悉歸漳。北水歸洞。過沾嶺。近北二泉竝發爲洞過水者。與鳴水源同一山。今呼陡泉嶺。在樂平縣西。其水西北流。經平定州西南。木瓜嶺之水。北流七十五里。會之水。經注之南谿水也。又西北至壽陽縣東南界。戊子秋。余以公事往樂平。得觀洞過水之清。駛宿常村。肩輿早行山中。見水流渾濁。問諸從者曰。此洞過水也。何不類。乃爾。從者應曰。昨雨盛。水從四山驟至。洞過清流。潛於渾水下。余疑之。復行十數里。則清澈鏘鳴者。曲赴山石間。問渾水安在。從者曰。渾水行遲。少待當至矣。旣而果至。余始信從者前言不我欺。歎水性之清濁遲迅。不侔而不相入也。有如是。復行三十里許。經壽陽之羊頭崖。洞過水折而西南流。又十餘里。至趙家莊。盧家莊之間。與壽水會。流七八里。皆池。邇行石上。汪洋澹泊。激石有聲。淙淙然。下落於建公潭。潭方畝許。深莫能測。四面山皆土。戴石巉巖。刻秀。建公村隱其間。居人涉水者。或以舂。或以略。約。余畏宿村中。詢其土俗。無識字人。無入城邑。識官長人。其山川醇僕之氣可知也。壽水控引壽陽全境之水。南會於洞過。洞過於是始濁。魏書地形志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然則同之爲洞。因水名加偏旁耳。志言五水。而廬廬四源。失舉者。舍壽水無足以當之。自建公潭而西。逕西落鎮。至榆次。

縣東界。游波西逝。左則涂水南來會之。水經注所謂出大嶸山涂谷者也。大嶸山。卽地形志之大廉山。又西五里。原過水自右會之。統納衆川。勢亦始平。居人用以灌溉。故其地溝塍刻鏤。穰稔千頃。彷彿江南風景。憶春中自汾州還。道經晉祠。觀晉泉之正出。清鑑毛髮。山下醜渠數十。其穀亦宜稻之二水之清之利。更何其相似歟。晉水初出。而民利之。洞過必逕流百數十里。而民始食其利。則因乎地勢然矣。五水之合爲洞過也。惟涂水最古。春秋時以名縣。顧物情隱顯有時。是以水經魏志咸表洞過。而壽陽命以壽水。酈道元乃稱曰黑水。宜魏收作志失之也夫。

